

曝書亭集

一七

928

バ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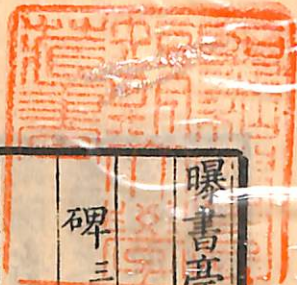
曝書亭集卷第七十一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碑三

禮部尚書兼掌翰林院學士長洲韓公墓碑

禮部尚書兼掌翰林院學士長洲韓公康熙四十有三年秋八月以疾卒于官明年柩歸依大學士宋文恪公例入城中故第發喪既卒哭公子孝嗣孝基御李苴經造門稽顙言曰先公之葬不敢後期茲考宅有日矣謹以墓碑為請彝尊交公于未第之前逮通籍為公後進辱知最深搢碑不敢辭公諱莢字元少別字慕廬先世自鳳陽遷于吳明太醫院吏目曰逢隆者公曾祖考也萬曆丙午鄉貢進士歷知雲和黃巖二縣事贈資政大夫經筵講官禮部尚書曰治者公祖考也



長洲儒學生贈資政大夫經筵講官禮部尚書曰勗者公考也妣曰周安人公以康熙十一年由國子監生中順天鄉試明年會試殿試皆第一授翰林院修撰纂修孝經衍義旋充日講官知起居注主乙卯順天鄉試歷右春坊右贊善進翰林院侍講乞歸改葬其親事畢補原官轉侍讀升翰林院侍講學士仍充日講官知起居注未踰月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二十六年以疾給假里居八載點勘六經凡漢儒箋故唐儒義疏宋儒章句靡不采獲而裁其中於史稱司馬遷班固陳壽文宗臨海朱右所集唐宋六家詩尚唐音然不喜作臺閣之體時崑山徐尚書乾學解任出都領書局于洞庭山公誼敦師友兼有山水之好恒往助其討論排纂又於六十坊選間房得漁邨將著書以老矣

天子忽召公有司敦促就道乃行既至入見 乾清門  
上慰勞再三

命充纂修一統志總裁官時康熙三十有三年也明年仍補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越二年春充殿試讀卷官是秋以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尋奉

命掌翰林院學士印務復充日講官知起居注三十八年冬調吏部右侍郎仍掌翰林院學士事明年春奉

旨教習庶吉士夏充經筵講官冬升禮部尚書仍兼掌翰林院學士事教習如故既而公以院務殷繁請解尚書任

上不許下

優旨答公會變理需人在 朝分職諸卿士僉樂公入知政

事謂

天子方注意公志先定旦晚且宣麻矣俄而不果以保舉失實咎公公不置辨內自省不知讒柄所從來因謝熱客引醇酒眷念丘園病日以劇再疏乞身

天子終莫之許也公嘗語門弟子張大受曰吾貴為尚書何如秀水朱十以七品官歸田飯蔬飲水多讀書萬卷嗚呼公之胸懷蕭然自遠若此乃或疑公未正揆席抑鬱不得志遂自託于酒人貞疾不視事是烏足以知公哉蓋公始終以文學上結

主知

天子語稠疊有云韓菴天下才風度好秦對亦誠實又云韓菴學問優長文章古雅前代所僅有也又云韓菴所為文能道朕意中事故凡應奉文字每進一篇輒稱善館閣多所撰

述公必與焉若平定朔漠方略政治典訓律例各局皆充總裁官經筵日講

上倚公侍左右敷陳治理公精白一心便宜獻替動

天聽者多矣而公厚重不泄未嘗自矜合乎古大臣善則歸君之義

萬幾清暇

錫予便蕃莫能殫記

御書篤志經學潤色鴻業扁額懸于堂洵稽古之至榮矣公在講幄久 朝廷大政事或未與廷議然平生持論侃侃不阿勿為兩可之說如海關不當設關稅不當添私錢禁不當過嚴永定河工事例不當許捐道府會試所重掄才業分南北中卷不當復分左右祭酒阿理瑚請以故大學士達海從

天子方注意公志先定旦晚且宣麻矣俄而不果以保舉失實咎公公不置辨內自省不知讒柄所從來因謝熱客引醇酒眷念丘園病日以劇再疏乞身

天子終莫之許也公嘗語門弟子張大受曰吾貴為尚書何如秀水朱十以七品官歸田飯蔬飲水多讀書萬卷嗚呼公之胸懷蕭然自遠若此乃或疑公未正揆席抑鬱不得志遂自託于酒人貞疾不視事是烏足以知公哉蓋公始終以文學上結

主知

天子語稠疊有云韓菼天下才風度好奏對亦誠實又云韓菼學問優長文章古雅前代所僅有也又云韓菼所為文能道朕意中事故凡應奉文字每進一篇輒稱善館閣多所撰

述公必與焉若平定朔漠方略政治典訓律例各局皆充總裁官經筵日講

上倚公侍左右敷陳治理公精白一心便宜獻替動

天聽者多矣而公厚重不泄未嘗自矜合乎古大臣善則歸君之義

萬幾清暇

錫予便蕃莫能殫記

御書篤志經學潤色鴻業扁額懸于堂洵稽古之至榮矣公在講幄久 朝廷大政事或未與廷議然平生持論侃侃不阿勿為兩可之說如海關不當設關稅不當添私錢禁不當過嚴永定河工事例不當許捐道府會試所重掄才業分南北中卷不當復分左右祭酒阿理瑚請以故大學士達海從

祀孔廟公持議以為從祀之典論定匪易達海造為國書一  
藝爾不可監察御史鄭惟孜以國子監生多江浙人有冒籍  
赴試者上言請盡發回原籍肄業公曰太學之設三代共之  
漢東京視學生徒園橋門觀聽者以方計宋立三舍之法明  
初擢用人才多由此途出京師首善之地遠人嚮化方且聞風  
慕義來學若因一二不肖之徒輒更定制恚為驅除勢必太  
學一空有失國體惟孜言非是事得寢公所著有懷堂文集  
二十二卷詩彙六卷其舉子業以古文為今文奇而有法其  
初未遇鄉之先達或大怪之徐尚書閱其闈卷擊節歎賞登  
于榜及取上第傳誦 朝野十室之邑三家之村經生塾師  
無不奉為圭臬然公之不朽終當以古文辭孝經衍義傳也  
公生于明崇禎十年七月享年六十有八夫人李氏明太嘗

寺卿掌國子監事贈禮部右侍郎岷山魏恭簡公校之從孫  
公本姓李夫人國子生玉滋女也子七人孝嗣康熙己卯舉  
人孝基庠辰進士改庶吉士御李歲貢生孝潔孝容孝鼎孝  
餘女子三人一嫁歲貢生金宣忠一許字宗公子訥一未字  
孫男九人女十一人曾孫男一人女二人系之詩曰

公先從祖厥諱世能曳履容臺文獻足徵公復其始於焉代  
興

天子求賢臨軒策問公慮三藩過唐方鎮知幾先見匪啓其  
釁

帝曰汝莢乃沃朕心句臚首唱高譙瓊林當其始進受知己  
深乍入玉堂旋司記注載筆螭坳息陰温樹

帝曰汝莢洵美風度先聖有訓行在孝經孰為衍義著作之

庭公以一手羣言是并公知 制誥達情通理如彼梭腸絲  
抽不已如彼舟船操之下水公之進講不怵不驚融經會史  
專獵其精若鐘在懸大鳴小鳴維宋思陵父讎未雪公之持  
論戰不可決辭和且平

帝心嘉悅公之扈蹕或疾或徐既抵里第仍埃周廬見賢不  
蔽見利不趨

帝有恩言汝遷少宰公方簡要作士模楷兼領詞垣弥有華  
采

帝有恩言汝作秩宗可帥其屬佐建保邦神人上下罔不和  
同勵相國家其惟吉士

命專教習課誦文字樂育英才菁莪中泝人第知進公退是  
求遺榮辭老

至尊憫留萬鍾非願終戀一丘公也魄動乃寢乃夢神曰止  
止時秋屆仲淹數之度寤言先洞青門罷餞素車奈何芝房  
就焚蕙歎則那老成凋謝泣下者多公之諸子發喪故宅絮  
酒生芻贈方遣策靡不中禮觀者咸感厥既得卜井椁起墳  
丸丸貞木樹之墓門僉曰吉壤毋有後難我作斯銘昭諸羨  
道其實不誣其言非譎他時琬琰庶幾有考

光祿大夫兵部左侍郎楊公神道碑銘

公諱雍建字自西一字以齋姓楊氏杭州海寧人補嘉興府  
學生貢入國子監順治甲午舉順天鄉試明年乙未會試中  
式

賜同進士出身除知高要縣事充廣東丁酉鄉試同考擢授  
兵科給事中轉禮科右給事中充己亥會試同考官再轉吏



科左給事中進刑科都給事中以疾去尋起原官內升以京  
御需次田里復

召入省食四品俸管戶科給事中轉禮科掌印給事中遷兵  
部督捕右理事官晉右通政使轉左歷太僕寺卿擢都察院  
左副都御史充己未會試總裁奉

詔巡撫貴州

覃恩封光祿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三級入爲兵部左  
侍郎以母年高上章乞終養

報可歸侍奉者四載旣免喪分

命修理高堰以勞成疾引還此公立 朝持節在野之進退  
本末也高要當廣右之衝制府駐節於是師行絡繹供億甚  
煩羽書一至徵民夫累百動遭鞭笞夫遇點冊逃避吏胥繫

之若牽羊犬納諸解宇隙地凍餒者多公下車未久歲除飲  
榭酒起曰民夫亦人子何忍使之露宿命徙廊廡下兼徹酒  
饌給之夫泥首謝有泣下者平南靖南兩藩王兼鎮南海鹽  
穀絲麻輸官價百倍而縣境羚羊峽產硯遣其掾采石日役  
黃岡村夫匠無算篝火入巖穴有失氣死者公力減浮費掾  
以硯奉公却不受人或比之包孝肅云師中索榕樹條爲緇  
繩以燃礮火風雨不熄有百夫長持軍符下縣徵解語不遜  
公坐而撻之泣告其帥帥愬之制府王公國光王公語曰書  
生彊項廉吏方剛是不可犯乃杖百夫長薦公子 朝故事  
州縣守令歷再朞始預薦牘三年方報最其次給由量銓公  
治高要甫一載就徵洵異數矣

世祖章皇帝召試者再授兵科給事中時 駕數幸南海子

公首上疏請愼起居其略曰郊原陟歷雖非畋游可比然獸  
起于前馬逸于後驚屬車之清塵不能無萬有一危之慮  
世祖震怒宣公跪苑庭面數其罪公神色不動

世祖徐爲霽容尋備陳廣東八害大指謂委署太濫雜派太  
煩里役無定例用夫無限數鹽埠日橫私稅日盈砍柴采木  
肆流毒皆切中時弊且云以敝劫之粵民任兩藩王之公務  
爲力不支目今川貴底定合移一王坐鎮其地斯則盈庭不  
敢置議者公以小臣新進獨奮舌及之旣而靖南移鎮福建  
人咸謂公之啓沃上協

天衷者深也明季東南文士倡爲復社海內應之著錄者二  
千餘人其後十室之邑三家之邨莫不立有文社洎牲以盟  
張樂而讌與者結路人爲弟昆道不同則親懿視同讎敵凶

終隙末靡所不有公上言朋黨之禍釀于草野欲塞其源必  
先杜絕盟社得

旨飭學臣嚴禁焉由是士知閉戶讀書各敬其業公事

世祖歷三垣三載疏前後三十上嘗一日而上九疏於是臺  
省敢諫之臣數浙人居多而輿論以公於天下事獨見其大  
羣推公居第一今

天子即阼方在諒闇奏事者見顧命輔臣皆長跪公入獨立  
而語輔臣以目送公曰此南苑上書諫獵者也自是奏事者  
不跪及復起掌刑科印歲在甲辰冬有星孛于翼軫抵降婁  
公之同官有言此名含譽星爲今

天子受命之祥非彗也公上言宋咸平初彗見營室明成化  
中彗埽三台出天田入太微垣考其時或下詔求言或允羣

臣言修省故不為災敢請

皇上清宮齋戒力圖修省發

德音下

詔旨廣求直言詳詢利病有可惠百姓者立賜舉行并飭內外文武大小臣工滌慮洗心共修職業則無難轉禍為福天子以公從直建言可嘉優

旨荅之遂赦天下公於天安門聽宣讀赦書是日接

御前發下紅本二獄囚當決吏箱紙尾進請抄發公曰昨頒赦而今日行刑是

詔令不信于天下也紅本當封還同官皆變色爭言不可公曰六科以封駁為職古也吾封之咎吾任之不以累公有

旨三法司再議二囚得不死用是直聲益震朝野公之出撫

貴州也湖北川東甬定道次銅仁無一卒之衛賊烽火迫城下官屬請避去公曰銅仁黔地巡撫身任封疆去安之因命燔其後山開南門以待偵者賊疑有伏不敢前既至貴陽疏立營制禁侵掠蠲賦稅省力役安集雁戶俾有寧居師旋有約束不明者輒上章劾奏軍中號為楊一本舊例苗名長官謁見巡撫必鳴鼓角交戟支于門俾拜其下公曰無庸引至座前問疾苦予以飲食土司咸輸服公之始至也貴陽斗米直五千錢公請餉之章屢告輓運相繼士飽馬騰民獲宴安版圖既復翦其荒茅叢箐教以耕耨比及三年芸鼓稻田遂成樂土

天子嘉公成績特

名為兵部左侍郎公在行間久諳習軍政西南徼將弁多公

拔擢以是入贊中樞若明鏡無塵雖遠畢照及歸養北堂晨羞夕膳而以糲糲自甘遇登筮舊交胸無水旱冰炭田山履舍車而徒行道者不知為一品貴人也公之文學早見知于

世祖稱公所上章奏盡好文字迨巡撫

命下入謝

賜宴瀛臺舊例止予鞍馬甲冑而已公獨拜

命騎入東華門加賜白金五百兩表裏各十段以行

天子時巡公迎鑾三百里外

御書松喬堂扁俾懸于宅計聞

賜祭葬如典禮公所撰有黃門疏稟二卷撫黔奏疏八卷政學編一卷景疏樓詩文十卷自怡集一卷曾祖鸞祖萬年不

仕考斌學官弟均以公貴累贈光祿大夫娶唐氏

誥封一品夫人先公卒于男四人中訥康熙辛未庶吉士授

翰林院編修加二級慎言戊午副榜貢生中哲國子監生選

授廬州府通判中吉歲貢生女一人嫁國子監生陸世璜孫

男九人守知康辰進士淮安府同知餘未通籍孫女八人皆

適士族曾孫女二人尚幼公生于年月日卒于年月日夫人

唐氏生于年月日卒于年月日康熙丁亥十一月中訥等卜

壤于縣治東三十里湯家峴合葬公夫人于新阡先期來乞

碑銘彝尊昔游嶺表舍館公所於公為老賓客知公為詳念

公一話一言必準于古從容以和和而能介剛無虐簡無傲

激不清撓不濁其盛美不可得而具書特粗舉大綱焉爾系

之銘曰

賸官漢縣左海環之百谷所歸曾不盈而篤生楊公文武兼  
資學原王鄭書偕褚薛早貢成均如圭琢切名高淡墨柳袍  
是纈牽絲奉檄百里瞻言不畏疆禦不憚上官憂民之憂晨  
暮罷餐公之宰邑暮月而可

帝有恩言夙駕鳧舸入居八舍掖門之左袖書諫獵首犯逆  
鱗雷封雖過哀彼瘳人有言無隱有氣必伸息事寧人輕徭  
薄賦寅緣務絕朋比用杜譬諸樹藝先去其蠹入告我  
后敬天之渝星違其次修省是圖

帝曰直哉乃下赦書古給事中塗歸駁正降而結舌有順無  
爭公當疾風草心尤勁謂赦旣頒決囚非宜封還

詔旨侃侃不阿法司服念出諸網羅臺諫陳言發部議事所  
司覆奏曰毋庸議公斥其非儆于有位粵稽帝典納言命龍

周有伯冏僕臣是庸若二獨坐尤庶所宗

帝曰黔南寇虐未遏誕弄銀章俾撫天末公拜稽首爰辭

禁闔邇者懷之遠者綏之策我庶士張我六師佗童黻女烝  
然來思反側旣安疆宇日關伐其棘荆播以黍稷乃亦有秋  
樂國樂國

帝眷勞臣入爲司馬袞衣端歸薄言觀者公望公才舍公誰  
也今之仕者莫有遐心知進不退終焉陸沉公請養母孝思  
足欽天之報施於善人厚子孫繩繩各佩章綬百祿攸宜克  
昌厥後旣得吉卜神子式馮丸丸松柏秀于岡陵我銘以實  
國史是徵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刑部尚書李公神道碑

世祖章皇帝光宅方夏北燮東漸雲雨賢才肇開景運於是



故兵部侍郎長山李公方退居閭閻奉母宋太夫人遂北堂之養順治元年起自田間召至闕下授工部右侍郎未幾轉左侍郎三年夏請假省親旋里既還朝以原銜掌兵部右侍郎事尋遷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八年秋覃恩加太子太保又明年冬拜刑部尚書十年夏四月帝張讌瀛臺賜大學士以下坐酒行從容詢諸臣父母有無公伏地對曰臣有母年八十三矣魯經有言一則以懼烏鳥之私時縈寤寐也因泣下

帝為動容謂諸臣曰人之行莫大乎孝子不能盡孝于生前而欲盡孝于身後朕不以為孝也公乃復以省親上請

帝曰卿之事親朕深悉之遂賜馳驛還公諱化熙字

別字五絃先世自真定棗強遷濟南之長山曾祖考光先祖

考迺春考夢鳳皆以公貴

誥贈如公官母封一品太夫人

公以天啓四年舉于鄉崇禎七年進士出身起家湖州府推官歷監司巡撫總督所至有惠政顧不自以為功人咸稱為長者及仕

皇朝在兵部革班軍止運大布邊衣在刑部復熱審朝審舊例請仍差恤刑司官著為令大綱悉舉而終身孺慕者母氏家居一十七載晨羞夕膳侑以絲竹率昆弟子姓融融怡怡承歡盡力治別業于近郊植果千頭花時爛若雲錦御板輿樹下公進觴酒于前公弟監察御史文熙暨諸孫羅拜于後大小東目為神仙中人公卒時年七十有六訃聞

天子勅翰院撰文致祭給帑銀營葬明年夏巡撫山東工部侍郎兼右副都御史宛平劉公芳躅以命婦一品百齡疏聞

于朝得

百建坊里第而公考宅于祖塋之北古城之南左都御史淄川高公珩銘其墓公娶沈氏 誥封一品夫人子八人因之河東鹽運司同知死姜瓖之難贈山西布政司右參議漑之灤州知州餘未仕女五人均適士族孫二人斯祥早卒斯佺今官兩淮都轉運使管鹽法道事曩與子定交久茲以幣來請補撰先公神道碑立隧道之左予惟公佐司空贊中樞位三獨坐掌邦禁階宮保仁被于天下事載諸 國史可以不書特其百行一本乎孝人所難能名公鉅卿之養親逮于百歲者世亦不多見也乃書公晚節系之以銘其辭曰  
樂源有水匯于大東巖巖者岱颯颯者風篤生元老望峻家邦匪祿是于惟親是顯自從三簋五鼎十嚮色養無違儀文

有腴

世祖特詔賁于丘園汝掌邦土蒼玉佩旃殿馬斯錫袞衣自天膺仕遺榮寧親邇止舞綵于堂有同孺子慈顏既和謁帝有喜升華副相襄贊中樞殊階宮保寵命尚書祥刑敬獄重典克除

帝謙瀛臺三漿十酒咨爾公卿誰無父母委質以來孰存孰否公拜稽首形墀之南微臣有母年八十三一則以懼寸心用愔

帝聆公辭見公出涕迺降 恩言孝經合契菽水之權勝于罍祭公因請假

帝曰俞哉有命馳驛畫錦而回公願既遂循彼蘭陔筍長魚肥茶香飯白滿樹鶯花一庭羣屐如彼墉宮長侍瑤席公之



辭世母已百齡門有綽楔翬革丹青又越五載始御雲駢惟  
公事親孝乎惟孝母氏劬勞庶幾仰報我作此銘通國是告

曝書亭集卷第七十一

曝書亭集卷第七十二

墓表一

五經進士譚先生墓表

鼻尊之姑之夫曰築巖先生姓譚氏諱貞良字元孩崇禎十  
五年以五經舉順天鄉試明年會試復以五經中式賜進士  
出身第一又明年李自成陷京師先生衣句者服奔南京除  
禮部精膳司主事又明年命典廣東鄉試至里門南京不守  
先生浮舟于泖達會稽由臨海抵福州以戊子七月卒于漳  
州之瑄溪庚寅子吉璉扶櫬歸貧不克葬甲辰十月次子瑄  
等始卜兆府城西北七里二生圩旣葬題曰五經進士譚先  
生之墓先生嘗仕于朝爵通顯矣不書書五經進士譚氏之

秀水 朱鼻尊 錫堯

先自河南徙嘉興曾祖某不仕祖某封福建布政司參議父昌言山東布政司參政巡視登萊卒贈太僕寺卿先生以萬曆二十七年十一月生生而鬢髮及肩母嚴淑人呼曰長發兒十齡能徧誦五經先太傅文恪公異之許嫁以女孫即彝尊之姑也太僕公卒于濟南先生時在登州跣奔五晝夜視斂含既歸瘞服除哀思不置太僕嘗知婺源縣事有惠政鑿山通往來行者民德之号譚公嶺先生乃步擔入婺源山止祠下攀庭中枯柏宛轉哀號淚漬其理柏復榮先生廣交游名聞一時家居每晨起誦經史晝或與客圍碁夜飲酒漏盡乃已見者疑先生嘗廢學不知其用力勤也及對策殿廷大臣以先生辭過激抑置後列思陵披覽良久曰此實學之士御書名次卷上蓋先生甫釋褐而國事已不可支矣嗚呼以先

生之才使遭逢前二十年經世之大文發為事業必有足觀者天下事何遂不可為哉逮至危亡相尋始獲一第流離飢渴竄跡虎蛟龍鯉之鄉銜恨以沒洵可哀已夫人生不幸遭喪亂受全之體毀傷者何限先生百折不回卒保其髮膚首領從君父於地下是則忠臣孝子之用心真可以無憾也自先生沒後十一年而彝尊之姑亦卒合葬于墓又三年始克伐石為表蓋自甲申以後先生之大節東南隱居之士多能道之吾欲書其大者而其大者不可得而書也吾欲書其小者而其小者又不足以盡先生其斯以表先生之墓焉而已矣悲夫

貞毅先生墓表

貞毅先生姓朱氏諱士稚字伯虎更字朗詣世居山陰怪山

下其曰貞毅先生者門人之私謚也父某官雷州知府祖賡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懿曾祖某以文懿公官貴贈如其官先生少好游俠蓄聲伎食客百數所最善者一人曰張生宗觀宗觀字朗屋善樂府歌詩以王伯之略自許時号山陰二朗先生遭亂散千金結客坐繫獄論死宗觀號呼於所知斂重貲賄獄吏得不死既而論釋宗觀聞之大喜踴躍夜渡江馳見先生未至為盜所殺先生既免繫放蕩江湖間至歸安得好友二人其一自慈谿遷於歸安者也自是每出則三人俱至長洲交陳三島已交予里中交祁班孫于梅市後先凡六人往來吳越以詩古文相砥礪吳越之士翕然稱之歲已亥陳君以憂憤卒六人者瘞其一而先生亦歎息悲思遂病膈庚子冬疾亟自歸安渡

錢唐以是年十二月日卒于家年四十七二人渡江經紀其瘞視斂舍以辛丑二月葬于大禹陵西原時送葬者百人予與祁子臨穴視其封慟哭而去先生之季弟驊元及子錡以狀至歸安乞二人志其墓而二人者皆不果也又明年壬寅六月朔二人坐慘法死祁子亦株繫戍極邊以去當予與五人定交意氣激揚自謂百年如旦暮何期數歲之間零落殆盡陳君久不克葬二人者并骸骨亡之慘更甚於宗觀獨先生之墓在焉爾嗚呼死者委之烏鳶狐兔而不可問徙者遠處寒苦不毛之地幸而僅存如予又以飢寒奔走於道路然則人生相聚豈可常哉後之君子謁禹陵經先生之墓弔焉覽予之文夫亦可泣然而悲矣乃書其詞寄先生之子錡而表諸其墓

文林郎湖廣道監察御史王公墓表

濟南之新城去郭二里鄭潢河東有湖廣道監察御史王公暨妻子孺人合葬之墓累土于旁封崇四尺者公子儒學生員士和之兆也公諱與胤字永錫一字百斯曰重光貴州布政司左參議贈太僕寺少卿再贈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公曾祖考也曰之垣戶部左侍郎贈戶部尚書再贈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公祖考也曰象賁戶部廣西司員外郎公考也曰象晉浙江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公本生考也公中崇禎元年進士改庶吉士試授湖廣道監察御史巡按河東鹽課羨金數百鎰皆却之視茶馬陝西邊境肅清尋奉命督應天學政將行上疏劾總兵官鄧垓玩寇忤大臣意引疾歸歸九年李自成陷京師帝崩煤山公聞變慟哭將浮于海

行至利津海多盜不可行公嘗覽方書謂冰片多服能死人遂命僕購之僕市僞者以進公晨夕服之不死夜起投水者再僕衛之又不死公乃迴舟抵里求死愈決自撰壙志以四月二十六日暨妻子登樓齊縊死遺孫啓沆僅五齡士和絕命詞曰痛予生之不辰子天滅我之立王吾父母一聞之子涕霑沓以徬徨以身殉國難兮維千古之臣綱嗟反面而事仇兮方臣妾之未遑哀世穢濁兮四維不張大地無容身之隙兮願隨吾父母歸於帝鄉公卒時年五十有六于孺人福建道監察御史青城于公永清之女卒時年五十有五士和為人坦易博綜經史書學李北海能神似卒年二十有八公遺教葬從薄從速遂以其年某月不卜日而葬葬之日觀者千人僞順縣令賈三俊聞之亦來觀衆爭持土石擊之三俊

棄縣印遁去久之公從子今戶部四川司郎中士稹刻公遺詩以行公之大節漸聞當世又慮傳之不遠也乃伐石爲表命其友朱彞尊爲文揭于墓道於是公之沒三十有四年矣嗚呼士大夫不幸而遭國難其始皆有捐軀之一念臨當引決或情牽于婢妾或僮僕援抅小不忍而自全若夫撓之不奪臨難忼慨就死固人之所難能至鋒刃未迫於前鄉里可保而守乃遙聞君器率其婦子從容就義一室之內非事之出於尤難者與先是崇禎五年十一月援遼師變掠新城時則公之從叔象復及子與夔死之十五年十二月城再破公之弟與玫與朋及與朋子士熊士雅又死之至是公父子夫婦又死之而士和妻張氏於十五年城破亦自經死方賊兵之陷京師也天學士范公景文以下死者二十三人事聞江

南江南草野士交填膺扼腕謂三百年養士之報盡節者不宜寥寥若是遂持論書我設國科舉可廢非時尚少亦助之憤惋不平久而游四方歷戰爭故壘訪問耆老則甲申前後士大夫殉難者不下數百人大都半出科第而新城王氏科第最盛盡節死者亦最多然後知報國未嘗無人而往時草野之論特一時過激未得其平也象復字完初保定府同知贈光祿寺少卿與夔字風虔萬曆二十八年舉人贈宛平知縣與玫字文玉與朋字壽三貢生士熊字渭濱崇禎十五年舉人士雅字大雅生員皆盡節之士附書之

封奉直大夫顏公墓表

公諱伯璟字士瑩山東曲阜人中憲大夫知河間府事諱胤紹之子贈文林郎江都知縣諱弘化之孫處士諱從麟之曾

孫而復聖顏子六十六世孫也母曰孟孺人公少補四氏學生員讀書卓犖自喜不治章句人或勸之銳意仕進則曰世事如炎火燎原者將及于厦處堂之燕雀吾不爲也從其父歷鳳陽江都邯鄲事無纖鉅侍對必中理河間兵至中憲公修渠蟾爲禦城孤乏援不支衣朝衣朝冠北向拜集家人一室中舉火自焚死公暨弟伯玠時家兗州府兵亦至登陴以望鳴鏑自西來集于譙門城將陷兵民皆竄公性肥不能駛足伯玠性瘦善走手掖公以行步益窘公曰同死無益弟亟去猶可活也伯玠不肯釋公給弟他顧自城躍下伯玠俯視慟哭矢及其身而卒公仆地傷左足極夜乃甦爲邏卒所得見公修髯廣頤狀甚偉不敢害車舁以告其帥公見帥不爲屈帥驚曰吾略地以來未嘗見有此人問之則顏子之後遂

延之坐留帳前遇復有被掠者對公偶語曰昨見城中婦女十數輩邏卒驅以走中一婦不肯行卒反刃擊其臂臂折猶罵不已卒殺之牆下有媪過之指曰此顏氏婦也公曰得非吾婦乎語其帥同被掠者至牆下果然蓋刃傷已四日矣驗其息猶未絕載之還即今朱宜人是已帥謂公曰而日念而父然兗州破時河間之陷已一月矣公聞之長號力請於帥帥護之出軍壘公留朱宜人於曲阜足尚跛蹠跚走河間時盜賊充斥於路或積日不食每被執公慷慨與語輒得釋卒達河間哭其父甚哀路人皆泣中憲公之自焚也幼子伯珣甫六歲其僕呂有年抱之出火負而走塗中流矢死伯珣匿民間得免公既拾父遺骸訪得其弟遂與俱還倪尚書元璐中憲公實出其門會道經河間爲文以祭曰父忠子孝是吾

師矣由是公以孝聞一時公平生坦易不沽名譽暇則抽琴賦詩與宗鄰結文酒之會取怡悅性情而已遇人甚溫而家法嚴以肅友愛季弟同居無間言訓子孫以博通經義恒自言吾壽止六十一卒之歲果驗公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封奉直大夫娶朱氏封宜人有子七人男六人光猷翰林院編修光敏吏部稽勳清吏司主事光政光枚光孜光敷俱四氏學生員女一人嫁孔學煥孫十四人男六人女八人尋尊獲交吏部君久繼又識編修君公之卒于陋巷里也兩君咸官京師聞親器辟踊盡哀涕與血俱四方觀禮者有顏丁善居喪之目既成服而後行將歸葬公于侍郎之林請為文表諸墓嗚呼公父死于忠公蹇而走千里白刃塞于前曾不少懼其不死于孝者僅爾乃其配烈婦其子又孝子也以

孝子之請表孝子之墓此文之無可辭者也雖然布衣之言不足重于時久矣故夫欲榮親者必資卿相殊附揭石於原始足動人之觀覽兩君舍彼勿求顧屬之葬尊殆以其言之貞庶幾可昭信後世也故論次刻碣無溢辭

處士繆君墓表

鄉有篤行君子曰繆君其言曰人豈惟貧之足患惟富充足患爾故終其身處約取舍介然不苟見人無賢愚容色必恭親戚富貴者或經年莫之過也其爲人質訥望若田夫野老叩其學亶亶不窮間爲詩歌取自怡悅而已不輕出示人所居堂三楹嚮以葬其考妣蓬戶翛然有自得之色鄉鄰素苦徭役負不支君每代之輸不責償也遭亂里西偏多盜相戒勿入君室有子永謀能文章君教之隱遂絕意仕進授經生

師矣由是公以孝聞一時公平生坦易不沽名譽暇則抽琴賦詩與宗鄙結文酒之會取怡悅性情而已遇人甚溫而家法嚴以肅友愛季弟同居無間言訓子孫以博通經義恒自言吾壽止六十一卒之歲果驗公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封奉直大夫娶朱氏封宜人有子七人男六人光猷翰林院編修光敏吏部稽勳清吏司主事光政光枚光孜光敷俱四氏學生員女一人嫁孔學爇孫十四人男六人女八人尋尊獲交吏部君久繼又識編修君公之卒于陋巷里也兩君咸官京師聞親器辟踊盡哀涕與血俱四方觀禮者有頽丁善居喪之目既成服而後行將歸葬公于侍郎之林請為文表諸墓嗚呼公父死于忠公蹇而走千里白刃塞于前曾不少懼其不死于孝者僅爾乃其配烈婦其子又孝子也以

孝子之請表孝子之墓此文之無可辭者也雖然布衣之言不足重于時久矣故夫欲榮親者必資卿相殊附揚石於原始足動人之觀覽兩君舍彼勿求顧屬之尋尊殆以其言之質庶幾可昭信後世也故論次刻碣無溢辭

處士繆君墓表

鄉有篤行君子曰繆君其言曰人豈惟貧之足患惟富充足患爾故終其身處約取舍介然不苟見人無賢愚容色必恭親戚富貴者或經年莫之過也其為人質訥望若田夫野老叩其學虀鹽不窮間為詩歌取自怡悅而已不輕出示人所居堂三楹嚮以葬其考妣蓬戶翛然有自得之色鄉鄰素苦徭役貧不支君每代之輸不責償也遭亂里西偏多盜相戒勿入君室有子永謀能文章君教之隱遂絕意仕進授經生



徒以爲養不給則游于四方歲一歸視君困輒復出而君竟以年月日病卒年七十有二昇尊來京師值永謀將歸葬君于舍旁請爲文表君墓嗚呼士之患在汲汲于榮利既污其身復導其子弟倖進與夫學未有實而盜虛名力能援人矣而吝于出納其與斯世何賴焉君之名不出百里後進以爲宗屢空于財而鄉鄰受其惠又能毅然出處之際教其子義方至困院以死而不悔非信道之篤能然與君諱某字孟思嘉興縣人曾祖某祖某考某世有隱德娶吳氏子男三人最少曰其器亦能文女四人孫男六人女六人

前進士高公墓表

奉直大夫協正庶尹工部虞衡清吏司主事高公之葬家有狀墓有銘阡有表遺行亦既詳矣歲久舊石崩剝其子佑紀

乞其去未再復爲文揭于墓門之外公晚避于野賦詩有云惟將前進士慘愴表孤墳迺改書額曰前進士表曰公諱承挺字寓公一字澤外先世河南人遠祖遜志由蕭縣徙嘉興建文中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徙太常少卿嘗與方公孝孺同主京闈己卯鄉試靖難兵入潛走東甌雁蕩山中是秋病死及門翰林侍書蔣兢斂而葬之芙蓉峯北曾祖文登隆慶丁卯鄉貢進士知膠州祖林贈奉政大夫考道素萬曆己未進士以工部營繕主事奉命督造桂王府於衡州與內官監黃用分工並建既落成進屯田司郎中逾年烈風雷雨作用所築寢宮圮法司竟坐道素慘法死公聞父變躡踊見星奔扶襯以歸服除投牒學使者願棄學官弟子學使者不允時蔡公懋德以布政司參政轄嘉湖力勸公謂男

兒不立功名父冤安得白乃復就試崇禎己卯舉于鄉明年  
中會試賜同進士出身除知遷安縣事縣故彫敝公平夫里  
減浮稅招流移民樂其惠調知寶坻縣縣京師之左臂也崇  
禎九年失守瘡痍未復君至晝郊圻均田賦濬河漕嚴自宮  
之律免剝船解戶之擾再朞而政成十五年冬

太宗皇帝兵踰界嶺自黃崖口入君聞警集邑人于漢前將  
軍關侯祠而曰承挺守土吏也城存與存城亡與亡吏效死  
勿去固為朝廷守封疆亦不忍爾等父母妻子室家墳墓之  
委棄也爾其一乃心力毋作神羞眾皆曰諾乃治守具製懸  
簾束葦加土俾火不能灼樹旗幟架礮石分設士卒于四門  
俄而薊州下師從豐潤渡河連十三營集城下君悉士卒登  
陴以守多掘井泉分汲斂雞犬於城中央廢寺令既嚴肅夜

寂無聲攻者曰此啞子城也兵法不易拔越九日引去眾交  
賀君曰師還必不我舍乃添繕守具築礮臺擊郭外溝千三  
百七十七丈堦坑二万二千且誠梁城所千大長選力士為游  
兵策應并檄蘆臺巡司練鄉兵防禦十六年夏四月朔師復  
來攻連營一十五屯二旬有四日公取土壁不戰間出奇兵奪  
馬羸羊豕收集器餉難婦資之還鄉當是時

王師自薊乘勝下畿南轉而山東連收九十餘城所過若破  
竹獨寶坻彈丸地援師莫有至者公以一書生率校官主簿  
尉固守城卒以全事聞莊烈愍皇帝有高承挺全城却敵功  
在封疆從優議敘之褒僉謂當加拔擢矣會計吏有選人持  
之反以才力不及調簡改知涇縣嗚呼刑賞者馭世之大權  
也功罪之混淆將使人莫知勸觀於黃用之獄釋有罪殺無

罪已失不辜至於寶坻去京師二百里而近去一勞吏人主不知宜任事者解體而忠義之士聞而悲憤填膺者也君知涇縣閏十月謳歌滿野入主虞衡司事亟上書爲父訟冤有詔復原官君迺請歸侍母屠太宜人盡潔白之養嘉興城破誓墓不出隱居竹林村高聚書八十櫝多至七萬餘卷所著詩文有稽古堂集嘗取先儒詩說五十家撰詩義裁中一編其序略云明道程子謂詩學必於大序中求伊川則云序非聖人不能作蓋淳熙以前無舍序言詩者淳熙而後遵朱子集傳廢序者十之九矣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序所云發乎禮義者無邪之說也本乎孔子者也孟子曰以意逆志是爲得之集傳去序言詩求詩人之旨于千載之上以意逆志之說也本乎孟子者也吾因二者而裁其中焉

於國風淫奔諸詩仍存舊序其餘則以朱子爲歸而五十家之義附之非敢異于朱子也竊取二程子之言亦孔子之詩教然爾學者以爲篤論君年四十六而卒子三人佑鉅長也孫七人洪謨早列爲諸生慧而天公晚輯自靖錄紀崇禎以來殉節諸臣迄歲丁亥止佑鉅績之又徧歷公所宰三縣訪其故老拜遺祠載公政績於縣志茲鹿舉大綱具書全城一事庶國史有徵焉

### 布衣周君墓表

君諱篔初字公貞更字青士又字管谷先世居及山之麓千金圩徙嘉興之梅會里曾祖考某祖考某考某皆不仕君幼治書年十九喪父居憂讀喪祭禮鄉黨以孝稱遭亂乃棄舉子業不治就市廛賣米府城初破有括故家遺書連船載以

鬻于市者君買得一船積樓下每日中交易箕筭斗斛權衡  
堆滿肆撥亂書糠粃中吟誦不輟其為古今詩超超拔俗不  
輕襲前人片語時同里王翊范路路弟子繆泳交賞君詩會  
予移居市南而海寧朱一是亦來僑居里諸生沈進布衣李  
麟友皆與君倡和四方名士過者君輒留飲或釀金會餐泊  
舟於門相接也君奉母孝膳必具酒肉與人交胸無芥棘人  
有匱乏傾肆中錢米給之有戴丙鬻女于巨室及筭將以配  
傭僕君亟贖以金為擇壻以嫁采石估載米八百斛得直千  
金貯君笥估獨往硤石中道溺死君具棺以斂手書呼其子  
至傾笥還之歲潦率私錢散米以食餓者君既急人難又交  
游漸廣有請必應兼治母喪為弟婚遣女嫁由是生計日窘  
往來嘉善桐鄉以詩格授人每出少年子弟三五執詩卷隨

之行援止者或數日留留或不辭去恒儻曷不羈嘗歲除忽  
挈舟泊皋亭山訪僧靈章遂抵西湖又嘗元日挈子咬至武  
康銅井山尋禪人行筏轉入徑山時已昏暮去山二十里雪  
甚虎跡交于塗君循澀路前眈哭于後君不少顧遙見林中  
燈修修就之則僧墨浪所居僧曰山多虎居士遠來得不心  
動乎君曰吾行不失道心一動則飽虎口矣僧方煨芋魁因  
啗君圍爐話清淨理留信宿乃躋山巔徧歷七十二精舍還  
又嘗獨行魏塘見赤馬船縛布為帆君問焉往船人以入泖  
對君思就九峯訪故人請附載比及泖則已暝船人促君登  
岸望見僧廬君闖入小沙彌見之駭強君出君周步琉璃燈  
下覩壁間所鈔詩牋有已作指示沙彌曰吾詩人爾非賊也  
沙彌以語主僧煮白飯止君宿詰朝自泖達九峯抵華亭遂

訪高士吳騏王光承之居兼旬乃返歲在辛酉子典江南秋  
試榜既發今戶部侍郎德州田公雯爲子張燕君適造予道  
過吏部郎曲阜顏君光敏借之來布衣紉屨衆賓皆矚眙顏  
君語曰此浙西詩人周青士也諸公未之識乎田公肅君上  
坐權飲而散自是燕子者輒及君有漆人頭爲飲器者坐客  
莫敢視君滿引三杓湖州太守江都吳公綺壯之賦樂章贈  
焉游攝山道見石辟邪立草中穹碑二丈餘將仆人不敢近  
君騎驢徑詣其下讀之知是劉孝綽所製梁安成康王秀碑  
也是日投山寺客皆倦君登絕頂賦詩於是上元鄭簠以分  
書題名于壁常熟王翬爲繪作圖子滯京師君念子不置會  
太僕卿色公聞君名具書幣屬有司延君敦促就道既至留  
二年率在子寓居合計舍色公家不過五六旬也在都下未

曾投貴人一刺朝士願交君者一飯後君不復過其宅尚書崑  
山徐公乾學好延攬海內士徐秀才善主其家君嘗就善同  
臥起徐公欲見終不見宗人子所愛小妻周買自楚謂其夫  
曰妾實禾人公客質妾季父也宗人子以語君將令小妻出  
拜君曰質農家子也聚族不及二十人未嘗有之楚游者拂  
衣出給事中某知君還削三緘贈行曰挾此可得百金荅曰  
質不耐持竿牘伺候人却不受乃與今監察御史錢唐龔君  
翔麟浮舟潞河將抵宿遷猶眠食無恙忽晨起挑潁水一笑  
而逝年六十有五龔君爲治喪還其柩以遺書付其子旼君  
所撰有采山堂集二十四卷詞緯三十卷今詞綜十卷析津  
日記三卷投壺譜一卷君先娶李氏繼娶曹氏子四人長旼  
國子監生次某次某天次某女一人嫁某孫男一人女四人

君之歸葬也殯于水月僧院後十年子岐等始克葬君于仙橋原伐石表其墓子惟君視朋友同一身其後交游徧天下然氣類尤篤者里中諸子也因仿柳子厚獨孤申叔墓碣書故友姓名于後稍加詳焉

王翊字介人以布衣稱詩見賞于陳推官子龍為之作序有秋槐堂集

范路字遵甫自蘭谿遷長水經亂賣藥于市有靈蘭館集

朱一是字近修崇禎壬午舉人兵後披緇衣授徒著為可堂集

王沔字千明秀水學生有文行君與隔水居還往尤數含山盜起晝劫梅會里沔被執家故貧勒贖不遂遇害

沈進字山子嘉興學生早年詩尚清麗與周君同調鄉人目

之曰周沈晚編所作為藍村集歸于沖澹又輯文言會粹二卷行國錄一卷

李麟友字振公揚州學官自明次子史可法兵敗自明自縊學宮麟友求其父骨不得遂棄舉子業其詩慷慨奔放不屑裁翦字句

朱彝鑒字千里予同懷弟也精篆法善畫兼工藝事嘗聽經師講詩小戎章誦其昧于車制乃削木為小戎市絹人馬御輪執轡欲觀者出示之詩長于送別有笏在堂遺橐褚標字霞建詩饒風韻天卒

周篁字林於君從弟別字鷗塘以名其詩集

曝書亭集卷第七十二

曝書亭集卷第七十三

墓表二

靖南王墓表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靖南王既薨三十年

天子命反葬遼東於是王孫多羅額駙太子太保鎮平將軍  
昭忠自福州護遺骸以北葬有日矣和碩額駙太子太保聚  
忠請爲文表其墓按王自登州航海攜軍民械器歸

太宗文皇帝功在草昧多不勝書具載實錄今以聚忠所能  
記憶者述其大略表墓道焉王諱仲明字雲臺先卅山東人  
徙蓋州衛生而面深黑手掌潔白如玉軀體偉長倜儻有大  
志疎于財多智謀以登州參將來降

太宗嘉悅給總兵官勅印崇德元年四月冊封懷順王從攻  
旅順口克之止勿屠戮從攻朝鮮擊破援師拔其城朝鮮平  
還治戰艦從攻皮島取之是歲大饑斗秬白金一兩王轉粟  
以賑全活島民無算從攻松山杏山塔山中後所前屯衛王  
令將士屯田次第克之順治元年

世祖章皇帝治師討賊入山海關方是時賊鋒甚銳聚黨十  
萬迎戰關門王率所部兵奮擊大破之乘勝追逐至慶都縣  
又破之賊軍委金帛于路以緩追者王號令夙嚴將士無利  
心追奔益疾躡至潼關復大破之李自成走死旋徇河南諸  
府悉下遂渡淮拔揚州下江南所至功居最四年進兵湖南  
抵武岡擒梟將劉肇基收湖南六年五月

世祖以金冊金印封為靖南王俾定廣東統軍作鎮南海王

盡散其貲給軍士運以車牛軍士咸樂附是年師次吉安府  
王薨于軍

世祖念王開國勲旋冊王長子繼茂襲封靖南王王性純孝  
友愛二弟宗鄙貧不能婚葬輒傾囊以助人有小德雖一飯  
未嘗忘報軍所至以招徠為先務圍城破軍令當屠必力爭  
于親王之統軍者松山之戰明總兵官王廷臣死焉王與有舊  
贖其尸焚而瘞之或以訐王

太宗嘉王之義勿罪也自王薨後子忠敏王函王骨載之行  
間始厝于廣州繼移厝福州蠻煙瘴雨之交烽燧矢石相向  
而遺骸得以無墜不可謂非厚幸惟

天子仁聖始終念王之功王之精爽亦有以荅之存著其號  
亡顯其名卒歸葬于鄉井釣游羽獵之場弓冶之地距



太宗寢園密邇魂氣徜徉在

帝左右王之靈庶無憾于泉下矣王生于某年月日其葬于蓋州馬蘭峪也在某年月日厥配贈太妃郭氏李氏祔焉竊嘗覽觀載記曩代功臣封爵之典遠及苗裔盟以白馬信以丹書俄而獲罪至耐金小過奪其侯封每致慨報功之薄若王則紹封奕世其次尚主為近臣或專閫于外迨王孫精忠逆命

天子猶加恩于王暨王諸孫如故嗚呼本朝所以待開國勲臣者厚矣凡此皆宜表諸石以昭垂無窮者也

德州田君墓表

德州田君者其為學以躬行為本雖燕居必危坐置曆頭案上日較行事得失以朱墨別之其治家有法度庭以內不聞

婦人語居父母喪盡哀葬祭以禮遇其弟友愛親懿有爭必為解紛挫銳然未嘗誦公門也恒以經義教授鄉黨從之游者多取功名而君終不遇以順治五年二月卒後七年君之子緒宗成進士知處州麗水縣事既而亦卒久之君之孫震與其弟需皆中進士震歷仕為湖廣布政使司參議入為卿寺需官翰林院編修於是伐石而礮焉屬其友秀水朱彝尊為文表君之墓表曰

君之先常山國上世晚徙安德祖三戒承德郎廉吏稱著考堂厥父高母丁族子四人君也叔裕所字實粟名州儒學補諸生其矚踈其穎廣履方鳥曳鄉杖行有穀詒子孫井吉壤高墓門表吾文永無泐後之人庶不惑

吏部驗封清吏司員外郎卜君墓表

康熙二十八年冬十有一月辛亥奉直大夫吏部驗封清吏司員外郎秀水卞君以疾卒于官年六十有二鄉人交哭于牖下慮無以斂啓其篋無銖兩金錢視其盜無升斗粟發其笥惟朝衣一襲餘皆以付質庫其空乏如是嗚呼斯可謂廉也已君諱陳彝初名之儀字聲垓別字簡菴曾祖知雲南尋甸府事大有祖知福建清流縣事曰謀考贈承德郎兆龍妣伍太安人以苦節

詔建坊表閭君少孤奮志于學未冠補秀水縣儒學生員時東南士子各結文社歃血盟誓以攻不附己者雖懿戚密親至互相詬詈君獨集里中善詩者共酬和不樹黨也順治十七年舉省試康熙三年會試中式賜進士出身十二年除陝西洛川知縣洛川李自成鄉里人多習爲寇君至練鄉民勇

者石各有長使之守望明年春聞吳三桂反行之益力是年冬王輔臣叛寧羌殺經略莫洛延安震驚又明年春柳溝帥李師膺殺韓城知縣以叛定邊副將朱龍亦叛洛川民愈恐君匹馬詣宜君營乞師于參將楊某僅得兵三百人賊軍猝至君登陴固守賊以計誘洛川民使縛長吏以降衆皆曰我父母也不可城以是獨全未幾丁母憂歸服除補武昌知縣凡八年以卓異舉入爲禮部儀制司主事調吏部稽勲司主事遷今官娶陳氏先卒贈安人子二彭年彭頤孫男女六人君卒踰旬而彭年適至哀毀盡禮扶君之柩以歸葬于某阡陳安人祔焉噫今之號爲廉吏者布衣藿食所識窮乏者力拒之又或訐發人贈遺以爲自進之計以寡則不取以多則取之惡在其能廉也君口未嘗以廉自矜而能處膏脂不潤

或疑其才有所短夫豈然哉是嘗率敝劫之民却方張之寇保彈丸之城而報最于盤錯之地者也蓋其取與之介正其義而有所不屑焉吾故特書之表于其墓

封文林郎韓君墓表

彝尊謫官居京師之灝村晨出僕言有客登吾堂載拜以其先人之墓表為請問其姓名則主事山西韓象起僕告于主人未之許也讀其狀作而曰安得此長者乎是宜表其墓文曰

君諱某字某先世自相州遷于洪洞六世祖文歷官太子太保戶部尚書以劾劉瑾削籍瑾誅復官卒贈太傅謚忠定曾祖某祖某皆不仕父某官濟南府通判母元安人嫁時裝隘所直累萬父沒君悉以讓其兄嘗為學官弟子有忌者潛賂

當道遺書學使但黜君其僕設以書送君所君覽書色不為動仍封完與僕聽其投學使家人疑君過矯君曰人將甘心于我一發不中將更計矣不如遂之竟被黜徙居天津用鹽筴起富然不事纖嗇有負者輒焚其券不責償也象起知福山縣事迎其親養于官舍會

覃恩勅封君文林郎君卒時年七十有六配洪氏中書舍人世臣之女封太孺人卒年七十有八子一人象起也於戲今之葬令自一品至七品以下皆得琢石為表至于其辭不繁不溢斯為可信昔昌黎韓子未嘗妄譽人者顧劉義誦之謂為諛墓蓋多貨則傷于德幣美則沒禮君子之所不居也惟夫無所利而言之者庶幾不失其實則予表君之墓其可白于僚友而信于後世者夫

翰林院侍讀喬君墓表

翰林院侍讀寶應喬君以疾卒于京師其子崇烈扶其柩歸葬于縣治東南箕山之陽乞檢討吳江潘君耒銘其藏又請彝尊爲文伐石以表君墓君萊諱子靜字別字石林世爲寶應人曾祖邦從祖份不仕父可聘明天啓二年進士掌河南道御史以廉直聞母王氏有壺行君中康熙二年鄉試六年賜進士出身除內閣中書舍人十一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關節不到以父老請歸終養尋丁憂居喪盡禮服除補原官十七年有 詔舉博學宏詞備顧問君被薦明年

召試體仁閣下賦詩居一等改授翰林院編修纂修明史史館初設在東安門內肩輿不得進君體肥窘于步趨騎羸一頭晨入申出考稽典籍念崇禎朝之實錄與同館四人先撰

長編以資討論會廣西平補行鄉試君奉

命主考稱得士還充

太祖高皇帝實錄纂修官實錄以國書譯漢文文義後先恒齟齬君能曲暢本指一濡削語簡而事加詳經進

天子稱善時

上再試詞臣悅君作曰喬萊學問優長文章古雅爰

命君充日講官知起居注尋遷左春坊左中允纂修三朝典訓進翰林侍講再進侍讀

皇朝漕運沿明舊制自淮入河以達會通河既失故道從安東入海清口日淤淮泗泛濫由洪澤以南諸河下注治河使者又開減水埧洩之淮揚州縣七蕩析離居穡事俱廢

天子覽臺臣奏濬海口以瀉積水遣使者相視還報可乃出

帑金命安徽按察使于公成龍董其役總督河務都御史靳公輔上言海口高于雲梯關五尺疏海口則引潮內侵大不便因請築堤束水使高置二楹于邵伯鎮南高郵州城外泄洪澤盱眙天長之水俾入隄自車邏鎮築橫堤一道抵高郵自州城東築大堤二歷興化白駒場至海口東所洩之水入海計需銀二百七十八萬有奇請先給帑而徐取償于田畝子粒綱鹽又請設官二百七十餘員擇才能者任之疏入天子下廷臣議多是河臣言適君入視直

上御乾清宮西煖閣閣臣奏事畢

上顧問君濬海口事宜君直前奏河臣疏非是

上悅曰此爾一人意見邪君對淮揚人所見皆與臣同翼日合戶科給事中劉國徽等十人持議河臣之言有四不可行

海口原有故道第令塞者通之淺者濬之俾溇蓄之水悉趨于海斯已耳河臣議開大河築長堤堤在內地者高丈六尺河寬百五十丈近海者堤高一丈河寬百八十丈勢必壞隴畝毀村落掘墟墓慘有不忍言者不可行一河臣之議先築圍埂用水車踏去埂內之水取土築堤不知臣鄉地卑原無乾土況積潦已久一旦取土積水中投諸深淵工安得成成亦易壞不可行二河臣欲以丈六之堤束水一丈是堤高于民間廬舍多矣伏秋風雨驟至勢必潰潰而南則邵伯以南皆為魚鼈潰而北則高郵以北靡有孑遺即當未潰之時瀦水于屋廬之上豈有安枕而臥者乎不可行三至于七州縣之田向沒于水今束河使高田中之水豈能倒流入河不能入于河即不能歸于海淹沒之田何曰復出不可行四

上君言河臣之議乃寢未幾君中蜚語罷歸治廢圃曰  
縱棹園壘石疏池刺小船往來讀易其中著易俟二十卷縣  
志二十卷詩文集若干卷君之建議也于公頗德之及出領  
河務值君歸恒以地方利弊諮君君必直言無隱然終不干  
以私三十三年春有

旨召君入京師居住人疑

上意且不測既至初不督過君鍵戶不接見賓客讀易著書  
如常時居數月病作遂不起君居家孝悌謹事師友疎于財  
恒周人急後進有一善爲人誦其文不去口性不飲酒好觀  
人飲竟席不倦嘗關一峯草堂于宣武門斜街之南暇與布  
衣紉履之士詩篇酬和退朝輒考證史事同館有持異說者  
審其本末而匡正之不與之爭也河議初出大學士梁公清

標時爲戶部尚書歎曰江淮之間可謂有人君卒時年五十  
有三娶丘氏封宜人子四人崇烈康熙丁卯舉人崇讓貢生  
卒崇修貢生崇禧女五人國敵其長女壻也次丘璋次任宸  
次朱經次黃之鈞孫五人嗚呼古之進言者不必皆言官也  
工執藝事亦可以諫諫而不入則罪浮于有言責者自唐宋  
元明以來詞臣之以言獲罪者多矣或死于戍所或斃于獄  
或殞于杖下論世者盡傷焉君遭遇盛時片言動

聖主之聽鄉黨之患既釋返初服而退可不謂榮焉方其再  
召留之京安知非別有任使特不幸而君死爾表諸墓後之  
以詞臣進言者勿援君以爲戒而不善乎

通奉大夫福建布政司使內陞汪公墓表

公諱楫字舟次世居徽州休寧縣至曾祖考某遷江都公幼

補學官弟子既而屢試有司不遇以貢署贛榆儒學訓導會  
天子特開博學宏詞科徵文學之士備顧問著作之選於是  
巡撫江南靜寧慕公天顏以公名應 詔康熙十有八年三  
月朔

召試體仁閣下大官具酒饌授几坐讌罷公賦就纚纚千餘  
言詩獨用險韻

天子拔置一等授翰林院檢討充明史纂修官開局東安門  
內公請監修總裁官仿宋李燾先撰長編然後作史乃取崇  
禎十七年事凡詔諭奏議文集邸報家傳輯為長編由是十  
六朝史材皆備二十一年春琉球國王表請封爵舊典用給  
事中行入各一員往

天子重其選 特命廷臣會推可使者以聞入 朝人多俛

首畏縮公鶴立班中大臣遂以公對充正使 賜一品服臨

發公誥 闕上言七事其一謂本朝文教誕敷

皇上方頒御書于封疆大吏宜并及海外屬國禮部以無故  
事持不可

天子特允四條給鑾仗之半縹囊鈿函齋 宸翰以往既達

螺江醜酒梅花洋百神衛護帆開風便七日抵澎湖島中山  
王率所部郊迎公諭以

天子威德王及臣民小大稽首陳 天書殿中告諸宗廟琉

球自隋始通道明初析而為三其後山北山南復合于中山  
為一分合之故史不能詳公思采入明史乃入廟觀所立主

一一默識之撰中山沿革志二卷又述其山川風俗禮儀為

琉球使錄 卷國王之讌公也酒半手自彈琴以悅公公故

善樂律與譚長清短側之辨王大悅服及請公書殿榜公縱  
筆爲擘窠書王大驚以爲神國雖有孔子廟庫陋將圮公俾  
修治旣成爲文刊諸石上頌

天子神聖聲教洋溢海外繇是國人知學使還國王例有餽  
王重公有加禮却不受 朝命受之乃受因奏琉球子弟願  
入國學

天子允之以公奉使盡職從優議敘俾官坊官缺出用適聞  
本生祖考訃乞歸治喪里居三年始就 京師補原官是冬  
天子加意民牧思得良二千石以爲表率乃以公出知河南  
府事治績爲中州最擢福建按察使司後三年轉布政司使  
莅官五載民戴其德 誥授通奉大夫  
召入京師將擢卿寺公以疾告 屬車南巡猶強起迎于宿

遷 駕至揚州衣朝衣伏道左

天子熟視曰汝老邪朕幾不識卿矣 宣賜御書未幾卒年  
六十有四公公少與三原孫枝蔚秦州吳嘉紀齊負詩名所作  
務去陳言盤硬語又不墮澀體見者比之斬新花蕊書法以  
骨勝得楊凝式米芾之神自守郡後躬親判牘吟咏漸寡然  
海內稱詩者數當代大小雅材必爲公屈一指焉所著有悔  
齋集公之通籍也同日入翰林者五十人予亦與焉久之睢  
州湯公斌由內閣學士巡撫江南風俗移易民之頌德不衰  
公繼爲廉吏明刑敷政而又奉使絕徼擅言語之科可不謂  
難焉表諸墓庶後之尚論者以制科爲可行匪獨文學之選  
已爾

贈中憲大夫知灤州事李公墓表



墓有表古也蓋自漢元初五年謁者景君始其崇四尺其制  
圭首方跌其文由左而右誌石納諸壙中而表立于旣葬之  
後所以表封陌限樵牧述功美禮不可以廢也兩淮都轉運  
使掌鹽法道事長山李君斯佺請表厥考灤州府君之墓表  
曰公諱漑之字岱源世居濟南之長山曾祖迺春以孫貴  
誥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左侍郎都察院右都御史祖  
夢鳳以子貴贈如其父官考化熙累官光祿大夫太子太保  
刑部尚書妣一品夫人沈氏公少習春秋年十五補學官弟  
子尋以廕入國子監尚書公方仕于朝祖母宋里居公婉  
容柔色晨昏定省問何食飲慈以旨甘奉養者三載深得宋  
太夫人歡心忘其子之在朝也尚書公旣予告公亦不謁  
選人起芝煙閣于堂之左置經傳子史法書名画枕藉其中

與合志同方之友日事搜討旁及天官地志九流百家二氏  
之說靡不審其是非正其紕繆旣而尚書公病劇公晝夜沉  
憂疽發于項繼以疾疴沉縣不離衾枕已無意牽絲奉檄矣  
吏部按籍除知灤州灤故畿輔地俗悍難治公至鉏強抑暴  
御胥吏以嚴愛民若家人父子節用以示儉鹽鼓蒜果堂廚  
無大烹會

天子時巡幸灤公力除官道峙糗糧羊豕禾耗悉出自解舍  
錙釐圭黍不擾民間公故多鬚畿輔稱廉吏者必曰髯知州  
云及暮以盜案罷公之官于灤也尚書公在堂去州治幾二  
千里每三五日輕郵密驛輒候起居一聞去官視同脫屣抵  
家五月而尚書公卒公於送終之禮參酌古今情文兼摯又  
繼厥考之志養祖母宋者四年孝子之後復有孝子可謂能

子也矣公生于明天啓七年月日卒于康熙十一年月日年  
四十有六娶子氏江南提刑按察司使重華女子男一人斯  
佺也女二人一嫁章丘焦舜同一嫁新城王啓深孫男  
女  
人

錢孺人墓表

嘉興李鏡明遠之妻桐鄉錢氏者歲貢生諱某之子廣西布  
政司右參議諱某之孫贈兵科給事中諱某之曾孫而李君  
諱某之子婦兩淮都轉運使諱某之冢孫婦也其生以某年  
月日其卒以某年月日其年四十有九其葬也以某原有子  
四人曰某某某女一人嫁海鹽王某明遠子友也力學而  
貧其祖運使公好結納天下名士卒之日家無餘蓄明遠少  
孤所受產有宅半區有田三十畝力不能接賓客恒閉戶不

出自予之外相往還里中者六七十而已予交明遠二十年  
入其宅四壁蕭然而未嘗有戚戚之色則以孺人能安其貧  
無摧謫之言入其聽也孺人詳于禮謹于婦德事王舅如舅  
鞠視幼叔小姑如子卑尊外內悉稱其賢所衣布裳澣濯至  
補紉百結饁饗之供或雜以糠粃鄰婦驟見之不知其生長  
富貴家也自其始嫁遭舅器繼器王舅當大事者再娶娣婦  
二人嫡婦一人嫁女妹一人女子一人集其貲費不為少矣  
然不告急于嫺族不稱貸于鄰里而三十畝之田半區之宅  
卒保如故由孺人之勤斯能相夫子以不匱噫亦異矣孺人  
既沒明遠踰朞而哀值子歸自濟南請為文鏡諸墓子謂女  
子之德不外勤與儉耳亦惟貧窶乃見若夫身處富貴不侈  
以蕩者有焉其何儉勤之足述而見諸學士大夫之表者往

往揚調過實諛墓之文覽者莫之信也惟窶且貧者不與儉期而儉至儉矣未有不趨乎勤者也然或慕人之有餘或怨己之不足雖士君子或不免焉若孺人之賢蓋匪直女子之所難幾矣表諸墓庶幾予言之不失其實而明遠門內之化若此亦以見予取友之端焉

節婦陳孺人墓表

節婦陳氏候官人縣學生張泰元之妻解元遠之母歲貢生兆奎之子封太僕寺卿朝斌之孫太子少保工部尚書某曾孫也年十九而嫁二十有一而寡是歲福州大饑人相食孺人奉孀姑菽水盡歡遠生甫兩月又善病退治藥裹釵鈿悉斥蒿簪布帛罷肉食教其子無惰容稍長授以經書每至夜分必成誦乃寢家既貧勸遠游學所至以詩古文辭見重朝

士許爲絕倫孺人以康熙十六年卒時年五十一越二十二年秋遠舉福建鄉試第一又三年請于有司旌其門葬孺人于府治東關外登雲路是日送葬者數百人自布政司以下長吏咸來告祭遠乃詣常熟王暈繪爲圖請于文表孺人墓焉予考漢制墓碑阡表之外又有石闕殆即今之墓門也鄱陽洪适載漢碑式往往刻鏤車馬人物于碑旁蓋古尚會葬多者至千人其子孫及門生故吏畫象以紀其盛固其宜爾降及元初循宋掌故凡表門者必有廳事步櫺前列屏樹烏頭正門閤閣一丈二尺烏頭二柱端冒以瓦桷築雙闕一丈在烏頭之南三丈七尺夾樹槐柳十有五步其後唯高其外門二安綽楔左右建臺崇一丈一尺以白赤污其四角而已遠今就試禮部取甲第他日追遠之典可以仿諸曩代匪直

祭告之具其儀也且試鏡子之文摹輦畫于左右以爲天下後世式可哉

節孝溫孺人墓表

節孝溫孺人既卒其子沈琬狀其母壺行告諸鄉黨朋友縉紳之士爲作傳者九人序四人誄一人賦詩及贊者不悉數也於是秀水朱彝尊因琬之請爲文以表諸墓溫氏門望爲烏程最孺人者某之曾孫某之孫生員樸之子也生于順治二年十有二月甫三齡許配沈君文然文然爲舉人某之子南京刑部尚書演之孫工部左侍郎贈右都御史節甫之曾孫家世豐于財大獄起人多利其有而文然兄始然坐與考官通關節被逮文然以同產弟當徙邊時年十六猶未婚樸謀于妻韋韋曰女嫁而壻天常也今壻不獲留譬之天可矣

既字之宜生死從之樸曰吾意亦爾於是請之按察使錢公朝鼎公許脫桎梏就婚婦家時沈氏遺產盡沒入官有司勾稽隱漏不已又爲惡少年告許訟不解文然雖贅溫氏嘗羈司獄中以康熙二年四月北行八月赴刑部獄明年出關抵尚陽堡又明年五月卒于徙所文然之未行也孺人慮夫遭患難將遠徙生死不可料而翁姑皆未葬夫去誰主之者不稽于卜不諏于葬師并椁而封其藏文然以是獲拜先人丘隴而別孺人方有娠及去乃生子琬恒泣涕教之其事文然繼母生母皆以禮沈氏東阡大宅旣入官簿先世木主或投之水中孺人亟迎歸奉祀薦食毋缺當是時許沈氏者延及于樸家亦破孺人愈窘歲饑潛屑大豆當飯而別治兩姑及先生之饌如豐稔時文然有兄某亦旅死關外其僕負兩人

遺骨以歸兄弟不能別孺人祝曰天乎妾聞父子精血相聚  
夫婦何獨不然乃嚙指血滴于骨其半淹漬深入拭之不去  
則取而掩之孺人沒時年五十有二琬受孺人教好學有文  
得孺人遺詩于笥刊行之初娶于吳再娶于凌皆孺人主之  
有女孫三人其葬也在某原嗚呼憂患之來士大夫或喪其  
所守而孺人一女子極人生至不堪之境乃力持門戶拮据  
于覆巢毀室之餘養生送死無憾此誠當世所難能宜鑱之  
石以待異日國史之采擇者也

曝書亭集卷第七十三

曝書亭集卷第七十四

墓誌銘一

王處士墓誌銘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彝陵之州有處士王君客代州年月日以疾卒其友人管代  
州參將事榆林趙君斂而葬之州城之南演武場之右山西  
布政司參議清苑陳君首爲詩悼之富平李子爲立傳而遺  
書乞予文誌其墓嗚呼君之制行可謂信乎朋友矣君名席  
民字安生少補彝陵州學生遭亂匿山中胡公際亨保湖南  
聞其才令掌書記城陷胡公不屈死處士與諸客皆就縛將  
刑諸客仰天哀號涕泗被面處士慷慨就死監者壯之爲言  
於主帥悉減死分籍卒伍處士乃得隸趙君籍中日負芻以

供軍爨處士芻獨少同伍皆詬詈處士愬之趙君趙君與言  
大驚遽前擁處士上坐解衣衣之遂爲趙君賓客會趙君移  
官代州引處士自助邊城閒暇處士乃復事文史間爲詩歌  
自娛荊州自袁宏道倡卑靡淺俚之體鄉曲翕然從之繼復  
盡于鍾惺譚元春之說詩品愈下處士旣交陳君遂大變鄉  
人之習一以唐人爲師然每多感時嫉俗之言輒自焚其草  
以是存者僅二卷自趙君釋處士于負芻待之上客世多以  
此爲處士幸嗟夫士爲知己者死當胡公被難之日刀鋸斧  
鑕處士固甘心焉使自改其節以處士之才何難力致通顯  
則非處士之志也彼夫刀鋸斧鑕不足以動其心而負芻又  
豈足以困處士哉然處士不遇趙君則憂愁困躓其詩必不  
工間有所作不過與牛童馬走悲吟躑躅于荒山窮谷之中

已耳將來爲識者所賞又賞者未極海內賢豪之選其言不  
信于當世則處士之詩終不傳傳矣或不能遠且久然則諸  
君子所以重處士者雖由處士之才足以動之而趙君之賢  
尤不可及也已處士生于某年月日卒時年四十有六娶左  
氏無子一女甫四歲趙君撫爲己女銘曰

乘爾墉幾瑟爾首刈爾薪忽釋爾負滹沱之陽雁門阜吁嗟  
趙君葬其友厥銘惟實庶永久

張處士墓誌銘

永年有隱君子曰張蓋字覆輿一字命士以能詩聞工草書  
寇亂後謝去學官弟子悲吟侘傺遂成狂疾嘗游齊晉楚豫  
間歸自閉土室中引酒獨酌醉輒痛哭雖妻子不得見惟同  
里申涵光雞澤殷岳至則延入土室談甚洽其爲詩哀憤過

情恒自毀其橐或作狂草累百過至不可辨識乃已久之狂  
益甚竟死涵光輯其遺橐僅得百篇刻之又襄其窀穸以年  
月日葬君子某原嗚呼君詩人也工之數十年矣其五言詩  
尤高簡力詣古人而今之可傳示于世者止此悲哉斯人也  
銘曰  
或游或處或泣或歌家室之不恤而恤其他彼狂者實邪是  
維子之室邪

文林郎知桃源縣事張君墓誌銘

仁和張生某與予相遇濟南將歸葬其親請曰吾先人之卒  
七年矣饘粥之產猶足以營窀穸其過時不葬者懼銘之非  
人未足昭於後也願得吾子之文納諸墓庶後之人得以考  
信焉予辭不獲已乃按狀誌之曰君諱某字某其先世曰淑

義者仕宋爲右正言從高宗南渡遂家臨安其後代有顯人  
曾祖某不仕祖某官南京禮部主事父某階奉直大夫知蘭  
州事母曰崔宜人崇禎十五年纂修玉牒君以貢士廷試駙  
馬都尉掌宗人府令萬燁以人才薦詔錄爲武英殿中書舍  
人李自成陷京師賊帥聞其善篆俾更書印篆君辭不能強  
之官不受拘繫七日脫歸後五年乃就試吏部除知桃源縣  
事縣濱黃河民困于夫役驛傳官馬多責民芻牧君至盡革  
其弊士有貧者賙之金粟與捐讓甚恭然彊直自遂往往忤  
上官意竟以計吏罷職久之客游河南以疾卒于偃師年五  
十有七娶某氏子三人生爲之長次某次某女一適蔡某方  
君之罷官也攜其子女僑居江都生自河南扶筇歸殯君于  
山陽人或勸生葬君江都之鄉生不可卒營兆祖墓之側以

某年月日封其藏可謂知禮也已銘曰

謂年宜永不躋胡考降於乙巳而終於辛丑謂祿宜豐解其章綬棄彼故鄉載之廣柳嗚呼斯人我用是傷丸丸者松卜此陰岡肆乃祖乃父封穴在旁我銘維實逝者不亡

殷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岳字伯巖一字宗山姓殷氏先世自山西遷雞澤曾祖某祖某不仕父太白舉人仕至陝西按察副使母曰田安人先生少躋弛然篤于孝友與其弟淵並負才名崇禎三年舉鄉試後數年省其親入蜀值副使公由遵義知府遷今官時流賊寇漢中關南大震分其黨伺副使江上副使將之官先生言曰今逆寇充斥若順流下必墮賊計乃請移檄興安命吏卒迎于江潛以數騎由万山中出夜抵興安賊大驚以

為神會閣臣楊嗣昌以督師至惡副使抗直誣以違令致賊突圍當坐法滿誦闕訟冤不得白而副使以病卒先生再疏為父乞遺骸歸自漢中及家京師已陷先生遁居西山與淵討賊事泄淵被執不屈死永年申涵光者素與先生為友留城中聞賊索先生急募死士夜馳與賊戰脫先生于難遂渡江同游吳越逾年乃還吏部按籍除先生知睢寧縣事布袍阜帽騎驢至官舍時兵革甫定先生為政持大體與民休息治聲甚著涵光遺書勸之歸先生慨然曰我豈以一官易我友哉遂力請上官投劾歸騎驢出縣門學官某者送之于郊先生亟以朝參衣盡與之仍布袍阜帽還里所居鄉曰小砦草屋三楹與涵光晨夕唱和相樂也先生為詩自魏晉下屏不觀尤不喜律詩謂徒費對儷無益性情故平生所作惟五



言古風一體莽莽然肖其爲人遇佳山水輒留連不去游河  
南愛大颿風土思攜家往強涵光爲鄰涵光不果乃已鉅鹿  
楊思聖以病留軹關語先生曰疾革矣得傳青主藥我庶其  
瘳乎青主者先生之友太原傅山也時六月霖雨疾馳水石  
中五晝夜挾之並至蓋其重交游趨人之急多類此先生外  
和而內介遇田夫野老陶雜處至見俗士面斥之未嘗假  
以色笑讀書必窮義理其拒異端邪說尤力知睢寧日有僧  
用鐵釘木室坐其內募金錢男女往膜拜先生怒欲焚之僧  
叩頭乞哀卒與之杖里居有祠曰三教堂塑釋迦佛像于中  
而孔子末坐先生過之恚甚鬻所有田改塑孔子於中俾釋  
迦隅坐偃僂若奉教狀既成爲義學以教鄉之子弟先生產  
雖破欣然意自得也子客太原與先生定交每索子爲弟淵

作傳子未果今年春先生游福建次桃源猶寄子書比子至  
京師而先生凶問至以六月日病死福州距生萬曆年月日  
享年六十有八娶康氏無子一女嫁松江府通判曲周張某  
既歸器涵光立其族孫某主祭祀卜日葬之副使之兆且具  
狀來告嗚呼子未爲淵立傳於先生之葬是不可以無銘銘  
曰  
葬之者其友銘之者其友無子奚傷有族孫以爲後

諸處士墓誌銘

處士錢塘諸君既卒及葬鄉之人共謀所以易其名者曰士  
之有私謚也古也君潛德未顯宜有謚以昭來世則曰君年  
二十遭父喪三十六而妻死竟不復娶事母三十七年未嘗  
晨昏去左右母語人曰是兒五十餘髮頽白矣乃戀我如五

六歲者謚法能養能恭曰孝君有焉衆皆曰可則又曰君之  
棄諸生也年未四十日以文酒自娛閉戶不出者二十載先  
是崇禎間歲大侵民饑死相藉君家無盜斗儲爲粥覺苑寺  
以食餓夫瘞族人死者一十六匱又上救荒三策開米禁行  
改折設義倉監察御史從之全活甚衆其後兵相持江上白  
骨滿道人不敢收君出私錢悉掩之六和塢下南贛巡撫某  
移官浙江與君有舊君卒不往見謚法好廉自克曰節君有  
焉衆皆曰可遂謚君孝節先生於是君之子九鼎以狀來請  
誌朱彝尊曰是足以誌君墓矣君諱玄振字以默一字麇倩  
生而有文在手曰丰故又自号丰山曾祖某祖某考某俱有  
文行母張孺人配程氏生子男二人九鼎匡鼎皆知名女一  
人嫁王某孫男三人卒發壬發酉發女五人君生某年月日

其卒也以某年月日年五十七孺人程氏後君十月生先君  
二十一年卒年三十六年月日合葬于靈隱山之陽實先世  
之兆銘曰  
是惟諸氏之阡永吉元咎鼎也藏孝節先生之匱妣附其右  
於戲

歸安縣儒學教諭馮君墓誌銘

年月日歸安縣儒學教諭馮君以疾卒于官舍年七十有四  
其子金滌舉樞歸貧不克葬後若干年葬于某原馮氏世爲  
嘉興人君之曾祖某祖某父某皆不仕君少好讀書有孝行  
父病醫言割股可療君遂如其言母疾亟亦如之補秀水縣  
學生工時文兼善韻語與松江王廷宰慈溪劉繩之同里項  
真同學真推餅山大宅舍君序其排輯無事編雕刻行之顧

省試輒不利年六十五以歲貢試京師又二年銓授紹興府  
儒學訓導歷七年遷于歸安未暮而卒君平居好爲善言以  
勸鄉里徙宅者八之官者再所至鄉之縉紳耆老門生弟子  
聞其言輒目爲善人無異詞嘗村居過鄰人飲鄰有怨家爲  
盜率其黨來報仇盜先至聞鄰人戶見君方持酒數以善言  
勸其鄰出戒其黨勿入君歸及舍盜殺鄰人妻女火其廬而  
去嗚呼自世日降躬行之君子吾不得而見之矣苟出其善  
言以導人爲善抑其次也夫盜至不仁猶感君言之善相戒  
勿入況夫吳越之士聞其言有不遷於善者哉則君之所施  
遠矣君諱鎮鼎字子晉初名亮嫌與古同名乃更焉娶俞氏  
早卒再娶胡氏賢而無子君有子一人金滌也女五人其一  
歸于我銘曰

言之善行乃踐遇則蹇施諸遠誰爲銘其女夫彝尊名姓者  
朱

朱開仲墓誌銘

君姓朱氏諱扉浙江嘉興縣人曾祖某祖某考某俱不仕君  
少有文自以多病不娶好覽方書知醫旁通釋氏旨屏去肉  
食遇讌會強之乃至進杯酒而已方子避兵練浦君居南村  
予村北每相值覽子詩欣然肯和子病爲治藥裹留終日不  
去憂見於色屋三楹井竈之外薪數束粟一盞篝燈布被無  
餘物晨起淘米躬執爨恒留子共飯去則鍵戶凝坐以爲常  
子旣徙宅梅花溪漸與君遠旣而游四方歸輒出及訪君則  
已死年若干歲會其鄰欲瘞君乃銘以納其壙嗚呼君雖學  
於佛視飲食男女無足動其心然與之言及父母存亡輒歛

歎不止見人有疾若已疾蓋篤于行而有所不為者也銘曰  
有男子曰韓畱生北平旅江鄉訪吾長水登吾堂援琴操縵  
彈清商終身不娶難意量靡也方之殆弟友絕嗜欲宜老壽  
胡二人止盧首我銘靡藏表畱名開仲靡字畱石畱

徐先生墓誌銘

崇禎三年秋漳浦黃公道周來典浙江鄉試榜既放以力學  
畱門弟子久之公以言事獲罪出至杭州愛大滌山治精舍  
著書門弟子皆從講學甲申以後忠節則慈溪劉振之而強  
錢塘姚奇胤有僕經術則海寧朱朝瑛美之仁和孟應春長  
民餘姚何瑞圖義兆書法則嘉興汪挺無上而徐先生柏齡  
節之以詩畫頡頏其間黃公贈以五言曰節之貽我詩十章  
大清脫其賞譽若是先生五試禮部不利署永嘉縣儒學教

論歲乙酉兵部尚書張公國維督師于浙黃公乞其師誅馬  
士英阮大鍼以謝天下計不就先生遇之金華相對泣下會  
南京破黃公旋死于難先生自甌間道入閩一官轉徙出入  
江海中尋匿羅陽之天關山亂定始歸里或勸先生仍與計  
吏偕先生笑不應也先生於學務博經史之外旁及三乘九  
籥以及方書命訣穴法靡不研究黃公戒之曰神仙我道之  
僕隸釋典大學之灰塵先生乃反約焉迨身罹禍難衝波潮  
蹈鋒刃幸而獲免乃復參禪家宗旨深自晦迹蓋憂患之餘  
有託然矣徐氏之先太宰諱德夫從宋高宗南渡傳至志善  
明洪武中舉賢良方正其裔孫曰廷瑞者先生曾祖考也曰  
修職郎恭城丞需者祖考也曰歲貢生弘源者考也曰處  
士弘澤者本生考也配潘氏先生卒時年七十有三子三人

燦心某某孫男六人女二人自處士以詩畫名萬曆中與李少卿日華陳徵士繼儒聲相埒傳有竹浪齋集先生繼之至燦心二世皆善詩畫論者以爲難先生之葬也燦心來乞銘嗚呼士君子生革命之時義不事二君流離困阨其官闕行事不多表見則惟鄉黨後死者知之然語焉而終不詳也宋文信公死柴市當時守義不爲元屈者皆其弟子賓客作史者諱不書儒生懷古遠輯舊聞爲遺民錄猶憾其湮沒不傳者多也黃公殉國與信公無異而先生實出其門秉師之訓終始不渝其節安知後之論世者不於國史之外錄及遺民則先生其一矣是不可以無銘銘曰

仕有版官無解守師傳遯靡悔

孝子長洲劉君墓誌銘

君諱龍光字夢蕭遠祖曰德基自汴從宋高宗南渡官黃州統領居建康其後曰順之仕元爲平江路權茶提舉遂家焉曰政中明建文元年鄉試第一方公孝孺之所拔也金川門之變痛哭不食死追謚靖節先生嗣子曰鉉歷官詹事府少詹事卒謚文恭其曰璫者君之曾祖也祖曰衢父曰廷諤以宜黃縣丞遷益王府長史遭亂挈家人避兵白石嶺下依其友姚肅甫以居尋卒君初以省試還里兵後不知父母存歿日夕涕泣家故負徒步至建昌訪益府故舊無存者禱于張令公祠夜宿廡下夢神告曰寄居石際覺而詢之土人蔑有知其處者君持零丁帖彷徨道左有一尼謂曰是在閩粵之交官路方構兵道梗塞由僻徑以往七日可達君如其言越藤峽通仙嶺一綫天皆崇山邃谷潛狙虓虎所出入未度白石

嶺路尤險惡嶺萬仞蟻旋而上下臨絕壑又萬仞得微徑棘  
荆蔽之血漬足蹠力盡乃登俯視山下有村村中板屋三楹  
流泉泱泱鳴石上君心動以為石滌也叩其戶則母管孺人  
出焉喜劇而哭問父所在則亡踰年矣又大哭問殯何地則  
在板屋中又哭村民聞哭皆來觀曰吾鄉宋時有孝子王龍  
山者於此見其母故堡以見母名今子復見母此地是亦孝  
子矣於是君謀歸喪肅甫首以白金為助村氓咸樂用力藤  
束其棺以百夫舁之踰嶺而下遂浮江以達于里監察御史  
李森先巡按江南欲聞之于朝君曰常事耳不可乃止君  
歸十年母卒器葬盡禮平居好讀書研精小學旁通醫術以  
及風角地辰截壬遁甲之說靡不考索康熙十一年元日筮  
得大過之蹇歎曰過涉滅頂吾其不免乎是年十一月果卒

年六十有四娶沈氏繼娶吳氏子男二人椿齡石齡女一人  
婿俞同珩孫男女各一人石齡與予善君之葬也來請銘銘  
曰  
孝之至通神明身雖隱名則光吾友其子銘其藏卜茲幽宅  
斯永臧

文學沈君墓誌銘

君姓沈氏諱進字山子初名馭補學官弟子更焉先世有仕  
元官提舉諱福一者自湖州徙嘉興居城南放鶴湖其子晶  
一避楊完者兵始遷梅會里曾祖考朮祖考文輝考福基世  
有隱德君年十七工時文要非所好既交予日以詩篇酬和  
鄉人目曰朱沈錢塘陸圻過予書屋遇君將揖問何人予稱  
字以對圻大聲曰得非梅花高館落春草斷垣生之沈山子

乎曰是也遂留飲盡歡而散未幾予南度庾嶺君乃結同里周貧賦古今詩合成一帙鄉人復以周沈目之貧好周人急獨君一介弗取惟招之飲不拒然坐有惡客聞惡言憤不能平張目變色使酒面詆諶勿顧也平居不憂貧見貧貧則憂之語人曰谷風之詩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夫人受恩于人本無可怨思之思之而怨生焉祇見其小而已或曰君蓋有感于中言之君爲文先民是則故每試不利同學故人有以舉子業致位通顯者雖遺君書置勿報一旦訪予京師數過予旅話俄而六街捎溝惡其穢濁騎驢一頭蹙躡返歸自号知退叟所居藍村力圃屋三楹主人毀其一力不能補因目曰半巢居教子翼讀書手自抄錄陶然自樂也所著有文言會粹行國錄東園詩藍村臺半巢居臺退叟行吟力圃蕭閒詞

袁溪文彙共三十餘卷君晚適館于桐鄉汪氏並坐飲當杯入手無疾一笑而逝年六十有四先娶朱氏再娶章氏繼又娶鄭氏海鹽人有儉德事必先爲之備君沒後持門戶十五年畢君未竟之志葬其舅姑課子娶婦嫁女皆以禮卒年六十有六子男一人翼也居喪盡哀甘露降于堊廬藤蔓者三人稱其孝女四人一嫁陳丹腹一嫁李某一嫁繆啓武一嫁朱丕戡予從孫也孫男三人女一人年月日翼奉二人匱葬生字圩之盛家橋銘曰

魯經取人必也狂狷有所不爲斯擇之善思我故人庶幾可入作者之林獨行之傳者乎

處士文君墓誌銘

康熙四十有三年夏四月處士長洲文君點以疾卒于郊西

之竺塢其子赤病不能擗踊涕洟被面醫言心已傷不可療  
踰月亦卒所居丙舍三楹遺孫永泰張帷堂于中左虛其右  
坐賓客四方來弔者咸稱其善居畧克盡禮云文氏之先自  
廬陵徙衡州載徙徐州復自徐徙杭居吳自社學教讀惠始  
惠子涑水儒學教諭洪洪子中順大夫知温州府事林林仲  
子翰林院待詔徵明徵明子國子監博士贈文林郎彭海內  
所稱三橋先生是已是爲君高祖曾祖元發朝列大夫同知  
衛輝府事祖震孟累官嘉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  
士贈尚書謚文肅考秉承廢官生經亂隱居不仕妣申孺人  
廣西布政司右參政用嘉之女君幼能詩從長者泛石湖有  
長橋連月湧遠水隔山分之句坐客交歎賞年十二寇陷京  
師君泣曰國破矣奚以家爲旣而仲父乘授命產果破乃依

墓田以居盡屏時文肆力詩古文辭兼縱筆爲山水人物善  
鑿者以爲不失高曾規矩也執親罌三年止酒徹肉晝夜居  
于外服除祀事惟謹朔望肅衣冠拜宗祠遇忌日雖風雨必  
返祭兄然爲逋賦所累君轉貸親懿輸之官兄子作客還不  
以言也年四十涉江淮溯河洛薄游京師京師貴人或告君  
曰子之先世多以薦授官子曷仕乎當以國子博士薦君君  
謝曰士各有志行止亦有時公何忍強點以不可乎遂引去  
君素無恒產暇嘗舍蓮涇慧慶僧寺賣書畫自給有富人子  
具兼金求画期以三日走取君恚曰僕非画工何得以此促  
迫我擲金于地其人再請不顧至嘗熟畫家請觀笥中画君  
曰若以賣画者目我邪何觀爲倒巾箱示之無尺幅也巡撫  
湯公斌屏車騎入寺問爲政之要君曰愛民先務在去其害



如虎丘采茶府縣吏絡繹徵辦積弊有年公能除之即善政矣湯公乃伐其樹公嘗語君曰聞先生止存田三畝何以爲饋粥計君對曰貧者士之幸也菜羹蔬食足以安人性情堅人操行少或有餘將移所守負先世家誠矣公稱善一亭戶擁厚貲以千金爲君壽請通姓名于湯公君曰湯公以道義交我我豈可以利干公縱我有請公不應也若無故以貨餽人傷惠我無故受貨傷廉二者交失毋敗吾名亭戶慙而退君內和而外嚴口不道人過其爲善孜孜若不及鄉賢楊禮部循古墓在洞涇橋南久爲芻牧場君與其友伐石爲表植以松楸寒食則攜酒榼以祭又請建三講官祠于虎丘之右以祀厥祖其二人則陳文莊仁錫姚文毅希孟也君爲學熟習典故與人談娓娓不倦獨不喜世儒講學謂書生上不能

致君堯舜下不能施德于民載道無文退而講說性命所行所爲事虛文而尊實行借以文飾其自私自利之心亦何取焉君子謂切中俗儒欺世盜名之病晚修文氏族譜本温州守之訓謂人立身自有本末出處自有據依何必附丞相信公以爲重故自蘇州分派始一世二世至十一世族譜甫成而明年君逝矣悲夫君字與也晚自号南雲山樵所著文集四卷詩集十卷娶丘氏先君八年卒子二堅早夭赤字周烏有石室山人集五卷讀史記疑二十卷孫二永泰永豐君之將卒也遺命永泰屬子銘其藏當天啓二年先文恪充會試總裁文肅公試禮部名在弟子之列兩家締世好君與子交尤篤分不敢辭君嘗好子五言詩按潘昂霄金石例王行墓銘舉例銘辭無作五言者然洪适隸釋所載自漢世已有之爰

作銘曰

崇禎十七載宰輔五十人文公宣麻日朝士氣一伸五旬拂衣去人亡國晉淪有如陶公侃宜有泉明孫點也式祖訓不以富易貧瀟灑弄翰墨澹泊棲松筠雖曾客京洛素衣屏緇塵伊人洵難得可宗亦可因誰搜遺民傳庶其考吾文

曝書亭集卷第七十四

曝書亭集卷第七十五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墓誌銘二

奉政大夫提督福建學政按察司僉事山陽陸公墓誌銘

公姓陸氏淮安山陽人諱求可字咸一別字密菴又字月湄曾祖考某祖考某考某妣某氏順治五年以禮記舉江南鄉試後七年登史大成榜賜進士出身明年除知裕州三載報最入爲刑部員外郎歷郎中以按察司僉事提督福建學政任滿稱職應遷布政司參議需次還年六十有三康熙十八年七月以疾卒兩遇

覃恩初授奉直大夫再授奉政大夫配某氏某官某子某官

某孫某官某曾孫封宜人後公十六年卒又四年與公合葬于某原公于事親主愛敬其身謂身誠而事親之道可盡身也者父母之身子孫所從出也能愛敬其身而後能勤學能勤學而後所文皆敬身之士矣于擇交謂朋友之義貴恕以處之不當自居于薄夫牆薄則壞繒薄則裂器薄則毀酒薄則酸未有薄而可久者于居官謂君子所養要令暴慢之氣不設于身體必操切擊斷之意少而平易中和之政多理為事之本事為理之用臨事不為私意所動所藉平日有居敬窮理之學然矣于學術以主敬為先務而本乎治心言必述六經多師以為師而所宗者朱子餘錄其長去其蔽上自象山下至陽明諸弟子未嘗槩事排擊持論甚平要其大旨兼善天下故施之于政而政舉觀之于文而文化成自裕州

以後恤郵丁減鹽引闢污萊清冤獄正文體絕請託端七習修祀典力行教化孜孜不少倦蓋儒者講學之效見諸行事者公有焉公著密菴詩集十卷文彙二十六卷詞選六卷語錄四卷子五男三人志謹歲貢生候選國子監學正志寬太學生志默亦歲貢生女二人孫男六人女七人公之葬也未刻銘于幽宅志謹請于彝尊遂為文誌公墓鏡之內舍之壁銘曰

舜跖之分差以毫釐有恒斯善惟聖是睇苟或舍旃取徑則歧平旦之氣反覆牾之陷于禽獸其幾孔危公列以圖善利從違性根于心四端匪昧若火始然若泉始霑由茲生色睟面盎背苟或不然形體交頽曷不由聖混濁是汰公列以圖所養者大世之學者執一不通伸宋抑漢伐異黨同公探理

窟六經是宗濟源濂洛達之湖江人善我取人惡罔攻一語  
一言振惑發蒙豈惟空言施諸實用有鑑畢照有慮必中簡  
彼征徭逭其疾痛嚴乃不苛寬以毋縱君子所莅式歌且誦  
泪乎歸田著錄彌衆既稱循吏亦曰真儒實也久充名亦不  
虛有子有孫克守其初井此吉壤樹以粉榆既安既固慶則  
有餘我銘公藏勿罔勿諛

奉政大夫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顏君墓誌銘

顏氏望曲阜自路回父子事孔子孔子弟子受業身通者七  
十有七人顏居其八回雖天其子孫特蕃由漢迄今多以忠孝  
文學著路傳六十六世曰胤紹崇禎中知河間府事城破自  
焚其子伯璟鄉人私謚孝靖先生彝尊嘗表其墓者也伯璟  
娶朱氏鎮國中尉某之女兗州破日爲邏卒所驅以刃劫之

不前及刃擊臂臂折罵不已乃殺之牆下歷四日復活君朱  
出也生崇禎十三年正月甫三歲亦陷亂軍中乳母孫抱之  
得出九齡工行草書十三嫻詩賦旋補四氏學生員以副榜  
入國子監康熙二年舉鄉試六年成進士除國史院中書舍  
人會

天子幸太學加恩四氏子弟之仕于朝者遷君禮部儀制清  
吏司主事明年克會試同考官出監督龍江關稅既還京師  
尋調吏部稽勲清吏司主事奔父喪歸服除補驗封清吏司  
主事加一級歷本司員外郎遷驗封司郎中封奉政大夫未  
幾轉考功司郎中充一統志纂修官康熙二十五年九月晦  
以疾卒年止四十有七君長身廣額早慧好讀書折衷羣儒  
言自出新義其于大學章句持論尤斷斷詩婣漢魏南北朝

唐宋元明諸家之長有集若干卷又述音正音變訓蒙文釋家訓若干卷獨不信浮屠星命之說嘗曰軀體猶炭也神氣火也火傳于炭然後能為功顧其勢漸消而不可止則生氣之鼓盪也夫炭當風則易燼扇之則立燼置之密室覆以灰則後燼要未有不燼者然則謂人可長生者妄也謂死有時不可先不可後者亦妄也君子以為篤論雅善鼓琴精騎射蹋鞠旁通勾股訣尤耽山水西登太華循伊闕南浮江淮觀濤錢唐沂三衢凡所游歷必命畫手為圖得金石文恒懸之屋壁性孝友勤于睦族居鄉以禮讓入立朝遇政事侃侃不阿有一善未嘗自矜也君諱光敏字遜甫更字修來別字樂圃妻孔氏封宜人子肇雍國子監生女子四人俱配士族君卒之明年肇雍以君之器歸卜葬于曲阜將發叩鼻尊之門

杖苴請銘鼻尊與君交二十年矣君之葬銘何敢辭系曰生乎陋巷之里歿乎宣武之坊葬乎侍郎之林祭乎復聖之堂年逾強仕不為夭也秩以大夫不為小也吾銘君藏久而有考也

儒林郎戶科給事中邵陽王君墓誌銘

儒林郎戶科給事中邵陽王君以官卒其弟又維聞君喪重趼至京師將扶君之柩以行抱其遺孤鳩凶服立于門請秀水朱鼻尊銘君之墓鼻尊不敢辭序曰君諱又旦字幼華別字黃涓自曾祖結以上為農百良村祖必昌始讀書補學官弟子多善行鄉人私謚為孝惠先生者也考圖南以君仕封文林郎君少學于仲父斗南博通六經順治十四年以易舉于鄉明年會試中式又明年殿試賜進

士出身當授推官未除改知安陸潛江縣事潛江居漢下流  
長隄透迤百里水防一決禾黍盡沒君躬巡隄上先事預治  
又田畝租賦徭役多苦不均君以鄉規田以田均畝以畝定  
賦於是無田者得免役逃移悉復其居期年百廢具舉乃建  
傳經書院以課士築說詩臺葺操縵軒以燕賓客會軍興縣  
當達道羽騎絡繹君峙糗糧芻芟無後期旋以治行徵詣  
闕下需次除給事中俄聞父器奔歸里讀書中條山之陰芝  
川之上服除補吏科給事中轉戶科掌印給事典廣東鄉  
試額南物產繁富珠香象犀滿城市遊者踵接于道君以奉  
使闡事畢偕番禺處士屈大均入羅浮山既出嶺復登匡廬  
比還 朝詩卷外無長物也花山接峒人壤土寇結連出沒  
劫商旅君疏請建縣治設官吏廣州四縣交賴以安君性純

孝執親喪盡禮與諸弟同居未嘗析爨奉錢所入悉以委之  
性嗜書詩義尤所好嘗錄李樗黃蘗詩解累方言又博求宋  
元人說詩善本將輯成一家言未果惟詩集十卷傳于時其  
詩兼綜唐宋人之長獨不取黃庭堅人有佳句輒賞擊不已  
江都郝士儀善詩隱于賈君與爲友士儀死哭以詩甚悲又  
歛人吳周賦杜鵑行君見之驚歎周死君序其詩鏤板傳焉  
卒之前十日語其弟子朱載震曰吾年五十一爾精力早衰  
慮不久人世亦何苦卒于官吾將假歸已營祠堂于宅居  
之東祀吾祖考擬以仲文配焉請秀水朱十考禮以爲之記  
記成吾其歸哉蓋君疾止七日而死矣嗚呼悽矣娶范氏繼  
娶張氏俱封孺人子二人長鶴殤存者鳩也女二人一嫁潼  
關衛楊楫一許韓城賈締芳未嫁卒一尚幼銘曰

勿將者年未達者官惟其詩足傳名以不刊

掌京畿道監察御史任君墓誌銘

君諱珩字少玉別字希菴姓任氏其先家大梁宋世有知高密縣事者留居焉名其里曰梁尹社曾祖某山西太原府通判祖某縣儒學生員考某贈承德郎監察御史妣鹿安人君中順治十四年鄉試明年會試中式聞父疾亟歸父沒治器葬盡禮十八年服除補殿試賜同進士出身知汾州石樓縣事六年多惠政擢浙江道監察御史巡視西城京倉長蘆鹽法回掌京畿道事京師坊市勢豪多以私錢牟重息有印子墜子轉子之目貧民稱貸者不勝其苦君告示禁之廣西亂初定錢糧帶徵未完逃亡者相逐君疏請蠲之又言桃源以北河無支流祠堂邸家諸湖舊以潞水今多淤塞宜乘水患

未至挑濬庶河流不致潰決又言滇黔旣平各營鎮冗兵議裁裁之不得其道則爲患日深宜消其迹于無形不可使曠久生姦宄之念其後河決宿遷而武昌裁兵殺官吏據城叛論者始服君先見也君善書朝回摹仿晉唐書法語人曰吾以收其放心爾其巡視長蘆都人士賦驄馬行送之君獨賞予作旣還朝以所購懷素草書千文趙孟頫時苗留牘圖屬子審定跋其尾其冬盜入予室竊之以去君聞之勿恚也遇予慈仁寺謂曰物之失得亦有定數是卷流傳數百年藏者豈吾一人哉因請更跋他卷蓋其達觀如是君以明崇禎五年六月日生康熙二十六年四月日卒享年五十有六娶閻氏贈安人繼娶丁氏封安人子男二人筠歲貢生塤縣學生坪康熙二十年舉人知名于時女三人壻某某君之歸

器也坪來凶服立于門請銘君墓及葬乃爲銘曰

生乎齊而視嚙于齊鄉黨以爲光榮也守其官而遽卒于官親懿之所屏營也城曰介根水曰濰膠卜茲幽宅于齡不朝

知伏羌縣事蔣君墓誌銘

文林郎知伏羌縣事蔣君之葬秀水朱彝尊因其子之請誌其墓曰君杭州海寧人早慧十齡赴童子試未冠補學官弟子崇禎九年舉鄉試出建昌新城黃公端伯之門三試禮部不利歸闢一畝園于南村蓋無意于仕矣吏部按籍授縉雲儒學教諭縣經亂無學舍乃僦居樊氏宅宅故延平訓導阜所遺有天際樓羣山羅列案前阜詩所云烏白蔭我牆白茅覆我屋者也君乃講學會文拔麻成璋鄭載颺于諸生中後先取科第有李華者獲罪知縣事汪宗魯欲申上官黜之君

請于汪不聽淚成行下汪問故君曰華孝子也曩遇寇伏草中其父負大母逃寇將殺母父請代華乃躍出求代父死寇並釋之願明府毋黜華以教孝汪爲感動裂其牘君性耽山水涉惡溪梯暘谷周覽桃花之隘芙蓉之嶂縣境諸山旁及于天台孤嶼迨遷知伏羌縣考稽禹迹積石朱圉所至題名于壁縣臨極邊年饑流移載道數徵輸之數積逋三萬五千君憫民疾苦言之上官請豁上官不允也又請革除濫徵夙弊勒碑衢道巡撫允焉於是司府怒不可解誣列君罪狀巡撫以爲過奏彈文曰知伏羌縣事薰處凋殘之地雖無苛政及民然性迂闊賦詩立碑催科不力宜加處分爲曠職之戒先是知成縣事錢唐吳君山濤岱觀以同谷在境內建七歌堂作粟主以祀杜甫亦爲巡撫所糾先後罷官傳者以爲



佳話其云賦詩者濫徵既除縣民猶有抗不輸糧者君作詩  
勸之立碑者即革除濫徵衢道碑也君既落職歸自稱南村  
退叟布衣席帽徒步瓜塍麥隴間終年不入城府日以詩文  
自課合少壯所作多至萬篇手自汰除猶存五千餘首其言  
曰作詩大義以言志爲本六朝詩不必學漢唐不必學六朝  
宋不必學唐元不必學宋今人亦何必宋元是學乎君之歌  
鹿鳴也一榜詩人最盛仕而達者曹公溶鑒躬王公庭言遠  
而鄞有萬泰履安周齊曾唯一杭有金堡道隱徐之瑞蘭生  
禾有巢鳴盛端明咸高不事之節君既退歸自處仕隱之間  
諸君酬酢靡間又與曹王兩公居相近琴歌酒坐應和不乏  
特不與馳騫浮名者相接故其詩文不甚傳于時第取自怡  
悅而已君年八十有四而卒娶姜氏子男二人名世歲貢生

名表國子監生女五人壻褚蔚文殷光遠吳源達周文焜沈  
朝英孫男六人女三人塋某縣某原銘曰

學焉而爲經師仕焉而稱循吏文達夫辭詩言其志嗚呼先  
生惟不務名而名自至吾言不誣信于百世

工部主事席君墓誌銘

君姓席氏先世望安定遠祖武衛將軍溫避黃巢亂渡江徙  
于吳居洞庭之東山曾祖洙祖端攀皆不仕以孫子本楨貴  
推恩均贈太僕寺少卿崇禎之季寇賊構患歲旱蝗人相食  
本楨饒貲財發其橐白金八千兩糴米于襄樊輓之以舟順  
流下東賑青兗南散給吳越全活者無算而又請毀家以佐  
軍儲巡撫應天都御史分宜黃希憲聞于朝特授文華殿中  
書尋加太僕寺少卿階亞中大夫君本楨之季子諱啓寓字

游君之葬也兩生來請銘嗚呼躬行之君子吾見罕矣以言  
乎論學則以正以言乎取友則必端以言乎仕進則知止蓋  
得夫陸君講習之益者多也是不可無銘辭曰  
古之葬者寔用石贈書方遣書策後乃納銘于丘阿辭苟達  
不在多席君新阡頂山麓治蘭室封斧屋樂哉斯丘無後艱  
宜爾子宜爾孫孰銘其藏小邾氏匪異人陸君友

曝書亭集卷第七十五

第 35669 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學  
園短大  
圖書館

928

11

17

樂 9556 号  
 平 3.11.55  
 建 中 年  
 國 郵 局  
 發 行

趙

